

欽定南史

卷三十七之四十四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二十七

沈慶之

孫昭略 子文秀
從父兄子攸之

弟子文秀
攸之從孫僧昭

宗懋

從子夫

沈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也少有志力晉末孫恩作亂使其眾寇武康慶之未冠隨鄉族擊之屢捷由是以勇聞荒擾之後鄉邑流散慶之躬耕壟畝勤苦自立年四十未知名兄攸之為趙倫之征虜參軍監南陽郡擊蠻有功遂即真慶之往襄陽省兄倫之見而賞之命子竟陵太守伯符板為寧遠中兵參軍竟陵蠻屢為寇慶之為設規略每擊破之伯符由此致將帥之稱永初二年慶之除殿中員外將軍又隨伯符隸到彥之北侵伯符病歸仍隸檀道濟道濟白文帝稱慶之忠謹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稍得引接出入禁省領軍劉湛知之欲相引接謂曰卿在省年月久遠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尋轉正員將軍及湛被收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履屣縛袴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遣收吳郡太守劉斌殺之元嘉十九年雍州刺史劉道產卒羣蠻大動征西司馬朱脩之討蠻失利以慶之為建威將軍率眾助脩之失律下獄慶之專軍進討

大破緣沔諸蠻後爲孝武撫軍中兵參軍孝武以本號爲雍州隨府西上征蠻寇屢有功還都復爲廣陵王誕北中郎中兵參軍加建威將軍南濟陰太守雍州蠻又爲寇慶之以將軍太守復隨王誕入沔及至襄陽率後軍中兵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等伐河北諸山蠻大破之威震諸山羣蠻皆稽顙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羣蠻惡之號曰蒼頭公每見慶之軍輒畏懼曰蒼頭公已復來矣慶之引軍出前後破降甚衆又討犬羊諸山蠻緣險築重城施門櫓甚峻慶之連營山下營中開門相通又令諸軍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兼以防蠻之火頃之風甚蠻夜下山人提一炬燒營火至輒以池水灌滅之蠻被圍守日久並飢乏自後稍出歸降慶之前後所獲蠻並移都下以爲營戶二十七年遷太子步兵校尉其年文帝將北侵慶之諫曰道濟再行無功彥之失利而反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恐重辱王師上曰王師再屈別有所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途疾動虜所恃唯馬夏水浩大泛舟濟河碣礫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尅此二戍館穀甲人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慶之固陳不可時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尙書江湛並在坐上使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爲國譬如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及軍行慶之副玄謨玄謨進圍滑臺慶之與蕭斌留守碣礫仍領斌輔國司馬玄謨攻滑臺積旬不拔魏太武大軍南向斌遣慶之將五千人救玄謨慶之曰少軍輕往必無益也會玄謨退還斌

將斬之慶之諫乃止蕭斌以前驅敗績欲絕死固碭礮慶之以爲不可會制使至不許退諸將並宜留斌復問計於慶之曰閩外之事將所得專制從遠來事勢已異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立讓自以退敗求戎礮礮斌乃還厯城申坦垣護之共據清口慶之奔驛馳歸二十九年師復行慶之固諫不從以立議不同不使北出是時亡命司馬黑石廬江叛吏夏侯方進在西陽五水譴動羣蠻自淮汝間至江河咸離其患乃遣慶之督諸將討之制江豫荆雍並遣軍受慶之節度三十年孝武出次五洲總統羣帥慶之從巴水出至五洲詔受軍略會孝武典籤董元嗣自建鄴還陳元凶殺逆孝武遣慶之引諸軍慶之謂腹心曰蕭斌婦人不足數其餘將帥並易與耳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時元凶密與慶之書令殺孝武慶之入求見孝武稱疾不敢見慶之突前以元凶手書呈簡孝武泣求入內與母辭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常願報德今日之事唯力是視殿下是何疑之深帝起再拜曰家國安危在於將軍慶之卽勒內外處分府主簿顏竣聞慶之至馳入見帝曰今四方尙未知義師之舉而劬據有天府首尾不相應赴此危道也宜待諸鎮響應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方興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參預此禍至矣宜斬以徇衆帝曰竣何不拜謝竣起再拜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之事於是處分旬日內外整辦時皆謂神兵百姓欣悅衆軍旣集假慶

之爲武昌內史領府司馬孝武至尋陽慶之及柳元景等並勸卽大位不許賊劬遣慶之門生錢無忌齎書說慶之解甲慶之執無忌白之孝武踐阼以慶之爲領軍將軍尋出爲南兗州刺史加都督鎮盱眙封南昌縣公孝建元年魯爽反遣慶之與薛安都等往討之安都臨陣斬爽進慶之號鎮北大將軍尋與柳元景俱開府儀同三司固辭改封始興郡公慶之以年滿七十固請辭事以爲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固讓乃至稽顙自陳言輒泣涕上不能奪聽以郡公罷就第月給錢十萬米百斛二衛史五十人大明三年司空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復以慶之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讓南兗州刺史加都督率眾討之誕遣客沈道愍齎書說慶之餉以玉環刀慶之遣道愍反數以罪惡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曰沈公君白首之年何爲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使僕來耳慶之塞壘造攻道立行樓土山并諸攻具時夏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慶之官以激之制無所問誕餉慶之食提擊者百餘人慶之不閉悉焚之誕於城上投函表令慶之爲送慶之曰我奉制討賊不得爲汝送表每攻城慶之輒身先士卒上戒之曰卿爲統任當令處分有方何須身受矢石邪自四月至七月乃屠城斬誕進慶之司空又固讓於是與柳元景並依管密陵侯鄭袤故事朝會慶之位次司空元景在從公之上給郵吏五十人門施行馬初慶之嘗夢引鹵簿入廁中慶之甚惡入廁之鄙時有善占夢者爲解之曰君

必大富貴然未在旦夕問其故答云鹵簿固是富貴容廁中所謂後帝也知君富貴不在今主及中興之
功自五校至是而登三事四年西陽五水蠻復爲寇慶之以郡公統諸軍討平之慶之居清明門外有宅
四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攜子孫徙居之以宅還官悉移親戚中表於婁湖列門同開
焉廣開田園之業每指地語人曰錢盡在此中興身享大國家素富厚產業累萬金奴僮千計再獻錢千
萬穀萬斛以始興封優近求改封南海郡不許妓妾十數人並美容工藝慶之優游無事盡意歡愉自非
朝賀不出門每從游幸及校獵據鞍陵厲不異少壯太子妃上孝武金鏤七筋及杆杓上以賜慶之曰觴
酌之賜宜以大夫爲先也上嘗歡飲普令羣臣賦詩慶之粗有口辯手不知書每將署事輒恨眼不識字
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師伯上卽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運
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衆坐並稱其辭意之美孝武晏駕慶之與
柳元景等並受顧命遺制若有大軍旅及征討悉委慶之前廢帝卽位加慶之几杖給三望車一乘慶之
每朝賀常乘猪鼻無幟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騎履行田園每農桑劇月無人從行過之者不知三公也
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游履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及賜几杖
並固讓柳元景顏師伯嘗詣慶之會其游田元景等鳴笳列卒滿道慶之獨與左右一人在田見之悄然

改容曰夫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吾與諸公並出貧賤因時際會榮貴至此唯當共思損挹之事老子八十之年目見成敗者已多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爲乎於是插杖而耘不爲之顧元景等徹侍褰裳從之慶之乃與相對爲歡慶之旣通貴鄉里老舊素輕慶之者後見皆膝行而前慶之歎曰故是昔時沈公視諸沈爲劫首者數十人悉患之慶之詭爲置酒大會一時殺之於是台境肅清人皆喜悅廢帝狂悖無道衆勸之廢立及柳元景等連謀以告慶之慶之與江夏王義恭不厚發其事帝誅義恭元景等以慶之爲侍中太尉及義陽王昶反慶之從帝度江總統衆軍帝凶暴日甚慶之猶盡言諫爭帝意稍不悅及誅何邁慮慶之不同量其必至乃開清溪諸橋以絕之慶之果往不得度而還帝又忌之乃遣其從子攸之齎藥賜死時年八十是歲巨慶之夢有人以兩疋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瘡而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矣兩疋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矣及死贈賻甚厚遣贈侍中太尉如故給鸞輅輜車前後羽葆鼓吹諡曰忠武公未及葬帝敗明帝卽位追贈侍中司空諡曰襄公太始七年改封蒼梧郡公慶之羣從姻戚由慶之在列位者數十人長子文叔位侍中慶之之死也不肯飲藥攸之以被掩殺之文叔密取藥藏錄或勸文叔逃避文叔見帝斷截江夏王義恭支體慮奔亡之日帝怒容致義恭之變乃飲藥自殺文叔子昭明位秘書郎聞父死曰何忍獨生亦自縊死元徽元年還復先封時改始興爲廣興昭明子曇朎襲廣興郡

公齊受禪國除昭明弟昭略

昭略字茂隆性狂備不事公卿使酒杖氣無所推下嘗醉晚日負杖攜家賓子弟至婁湖苑逢王景文子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邪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略邪何乃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已勝癡奈何王約奈汝癡何昇明末爲相國西曹掾齊高帝賞之及卽位謂王儉曰南士中有沈昭略何職處之儉以擬前軍將軍上不欲違乃可其奏尋爲中書郎累遷侍中王晏嘗戲昭略曰賢叔可謂吳興僕射昭略曰家叔晚登僕射猶賢於尊君以卿爲初蔭永元中與叔父文季俱被召入華林省茹汝珍等進藥酒昭略怒罵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投其面曰使爲破面鬼死時言笑自若了無懼容徐孝嗣謂曰見卿使人想夏侯泰初答曰明府猶憶夏侯便是方寸不能都豁下官見龍逢比干欣然相對霍光脫問明府今日之事何辭答之邪昭略弟昭光聞收兵至家人勸逃去昭光不忍捨母入執母手悲泣遂見殺時昭明子曇亮已得逃去聞昭光死乃曰家門屠滅獨用生何爲又絕吮而死時人歎其累世孝義中興元年贈昭略太常昭光廷尉

文季字仲達文叔弟也以寬雅正直見知尤善塞及彈碁在宋封山陽縣五等伯位中書郎父慶之遇害諸子見收文叔謂之曰我能死爾能報遂自殺文季揮刀馳馬去收者不敢追遂免明帝立爲黃門郎領

長水校尉明帝宴會朝臣以南臺御史賀咸爲柱下史糾不醉者又季不肯飲被驅下殿晉平王休祜爲南徐州常職褚彥回求幹事人爲上佐彥回舉文季轉驃騎長史南東海太守休祜被殺雖用薨禮僚佐多不敢至文季獨往墓展哀元徽初自祕書監出爲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飲亦至三斗嘗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昇明元年沈攸之反齊高帝加文季冠軍將軍督吳興錢唐軍事初慶之死也攸之求行至是文季收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以復舊怨親黨無吹火焉君子以文季能報先恥齊國建爲侍中領祕書監建元元年轉太子右衛率侍中如故改封西豐縣侯文季風采稜岸善於進止司徒褚彥回當時貴望頗以門戶裁之文季不爲之屈武帝在東宮於玄圃宴朝臣文季數舉酒勸彥回彥回甚不平啟武帝曰沈文季謂彥回經爲其郡依然猶有故情文季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亡國失土不識粉榆遂言及魏軍動事彥回曰陳顯達沈文季當今將略足委以邊事文季諱稱將門因是發怒啟武帝曰褚彥回遂品藻人流臣未知其身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武帝笑曰沈率醉也中丞劉休舉其事見原後豫章王北宅後堂集會文季與彥回並善瑟琴酒闌彥回取樂器爲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喝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兒豫章王疑又解之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彥回顏色無異終曲而止承明中累遷領軍將軍文季雖不學發言必有辭采武帝謂文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對曰南

風不競非復一日當世善其對明帝輔政欲以文季爲江州遣左右單景備宣旨文季陳讓稱老不願外出因問右執法有人未景備還具言之延興元年以爲尙書右僕射明帝卽位加領太子詹事尙書令王曇首戲文季爲吳興僕射文季答曰琅邪執法似不出卿門建武二年魏軍南伐明帝以爲憂制文季鎮壽春文季入城門嚴加備守魏軍尋退百姓無所損永元元年轉侍中左僕射始安王遙光反其夜遣於宅掩取文季欲以爲都督而文季已還臺明日與尙書令徐孝嗣共坐南掖門上時東昏已行殺戮孝嗣深懷憂慮欲與文季論時事文季輒引以佗辭終不得及事益加鎮軍將軍署府史文季以時方昏亂託老疾不豫朝機兄子昭略謂文季曰阿父年六十爲員外僕射欲求免乎文季笑而不答未幾見害先被召便知敗舉動如常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返於華林省死年五十八朝野寃之中興元年贈司空謚曰忠憲公

文秀字仲遠慶之弟子也父邵之南中郎行參軍文秀宋前廢帝時累遷青州刺史將之鎮部曲出次白下文秀說慶之以帝狂悖禍在難測欲因此衆力圖之慶之不從及行慶之果見殺又遣直閣江方興領兵誅文秀未至而明帝已定亂時晉安王子勛據尋陽文秀與徐州刺史薛安都並同子勛反尋陽平定明帝遣其弟召之便歸命請罪卽安本任四年封新城縣侯先是冀州刺史崔道固亦據歷城同反文秀

遣信引魏魏遣慕容白曜援之及至而文秀已受朝命文秀善於撫御被魏圍三載無叛者五年爲魏所
寇終于北

攸之字仲達慶之從父兒子也父叔仁爲宋衡陽王義季征西長史兼行叅軍領隊攸之少孤貧元嘉二
十七年魏軍南攻朝廷發三吳之衆攸之亦行及至建鄴詣領軍將軍劉遵考求補白丁隊主遵考以爲
形陋不堪攸之歎曰昔學嘗君身長六尺爲齊相今求士取肥大者哉因隨慶之征討二十九年征西陽
蠻始補隊主巴口建議授南中郎府板長兼行叅軍新亭之戰身被重創事寧爲太尉行叅軍封平洛縣
五等侯隨府轉大司馬行叅軍晉時都下二岸揚州舊置都部從事分掌二縣非違承初以後罷省孝建
三年復置其職攸之掌北岸會稽孔瓌掌南岸後又罷攸之遷員外散騎侍郎又隨慶之征廣陵屢有功
被箭破骨孝武以其善戰配以仇池步稍事平當加厚賞爲慶之所抑遷太子旅賁中郎攸之甚恨之前
廢帝景和元年除豫章王子尙車騎中兵叅軍直閣與宋越譚金等並爲廢帝所寵誅戮羣公攸之等皆
爲之用命封東興縣侯明帝卽位以例削封尋告宋越譚金等謀反復召直閣會四方反叛南賊已次近
道以攸之爲靈朔將軍尋陽太守率軍據虎檻時王玄謨爲大統未發前鋒有五軍在虎檻五軍後又略
驛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軍吏曰今衆軍同舉而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

致駭亂此敗道也請就一軍取號衆咸從之殷孝祖爲前鋒都督失夫人情收之內撫將士外諧羣帥衆並安之時殷孝祖中流矢死軍主范潛率五百人投賊人情震駭並謂攸之宜代孝祖爲統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總統衆軍聞孝祖死遣靈朔將軍江方興龍讓將軍劉靈遣各率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爲孝祖既死賊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爲己下軍政不一致敗之由乃率諸軍主詣方興推重并慰勉之方興甚悅攸之既出諸軍主並尤之攸之曰卿忘廉藺寇賈事邪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此之升降明日進戰自寅訖午大敗賊于赭圻尋進號輔國將軍代孝祖督前鋒諸軍事薛常保等在赭圻食盡南賊大帥劉胡屯濃湖以糞盛米繫流查及船腹陽覆船順風流下以餉赭圻攸之疑其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糞米尋尅赭圻遷靈轡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袁顥復率大眾來入鵠尾相持既久軍主張興世越鵠尾上據錢溪劉胡自攻之攸之率諸將攻濃湖錢溪信至大破賊攸之悉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之顥駭懼急追胡還攸之諸軍悉力進攻多所斬獲胡於是棄衆而奔顥亦奔走赭圻濃湖之平也賊軍委棄資財珍貨山積諸軍各競收斂唯攸之張興世約勒所部不犯毫芥諸將以此多之攸之進平尋陽遷中領軍封貞陽縣公時劉遵考爲光祿大夫攸之在御坐謂遵考曰形陋之人今何如帝問之攸之依實對帝大笑累遷郢州刺史爲政刻暴或鞭士大夫上佐以下有忤意輒

面如醫辱而曉達吏事自強不息士庶畏憚人莫敢欺聞有猛獸輒自圍捕往無不得一日或得兩三若
逼暮不禽則宿昔圍守賦斂嚴苦徵發無度繕修船舸營造器甲自至夏口便有異圖進監豫司之二郡
軍事進號鎮軍將軍泰豫元年明帝崩攸之與蔡興宗並在外蕃同預顧命會巴西人李承明反蜀土搔
擾時荊州刺史建平王景素被徵新除荊州刺史蔡興宗未之鎮乃遣攸之權行荊州事會承明已平乃
以攸之爲鎮西將軍荊州刺史加都督聚斂兵力養馬至二千餘匹皆分賦邏將士使耕田而食廩財悉
充倉儲荊州作部歲送數千人仗攸之割留之簿上云供討四山蠻裝戰艦數百千艘沉之靈溪裏錢帛
器械巨積漸懷不臣之心朝廷制度無所遵奉富貴擬於王者夜中諸廂廊然燭達旦後房服珠玉者數
百人皆一時絕貌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密有異志欲以微旨動攸之使道士陳公昭作天公書一函題
言沈丞相送攸之之門者攸之不開書推檢得公昭送之朝廷後廢帝元徽二年休範舉兵襲都攸之謂僚
佐曰桂陽今逼朝廷必聲言吾與之同若不願沛勤王必增朝野之惑於是遣使受郢州刺史晉熙王燮
節度會休範平使乃還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讓開府攸之自擅闔外朝廷疑憚之累欲徵
入慮不受命乃止四年建平王景素據京城反攸之復應朝廷景素尋平時有臺直閣高道慶家在江陵
攸之初至州道慶在家牒其親戚十餘人求州從事西曹攸之爲用三人道慶大怒自入州取教毀之而

去道慶素便馬攸之與宴飲於聽事前合馬槩道慶槩中攸之馬鞍怒索刃槩道慶馳馬而出還都說攸之反狀請三千人襲之朝議慮其事難濟高帝又保持不許楊暹長等常相疑畏乃與道慶密遣刺客齎廢帝手詔以金餅賜攸之州府佐吏進二階級時有象三頭至江陵城北數里攸之自出格殺之忽有流矢集攸之馬鄣泥其後刺客事發廢帝既殞順帝卽位加攸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齊高帝遺攸之子司徒左長史元琰齎廢帝劊斫之具以示之攸之曰吾寧爲王陵死不作賈充生尙未得卽起兵乃上表稱慶并與齊高帝書推功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常韜在兩襜角云是宋明帝與己約誓又皇太后使至賜攸之燭十挺割之得太后手令曰國家之事一以委公明日遂舉兵其妾崔氏許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爲百口作計攸之指兩襜角示之攸之素畜士馬資用豐積至是戰士十萬鐵馬三千將發江陵使沙門釋僧粲筮之云不至都當自郢州回還意甚不悅初發江津有氣狀如塵霧從西北來正蓋軍上齊高帝遣衆軍西討攸之盡銳攻郢州行事柳世隆屢破之昇明二年還向江陵未至城已爲雍州刺史張敬兒所據無所歸乃與第三子中書侍郎文和至華容之鱣頭林投州吏家此吏嘗爲攸之所鞭待攸之甚厚不以往罰爲怨殺苑薦食旣而村人欲取之攸之於欒林與文和俱自經死村人斬首送之都或劊其腹心有五竅征西主簿荀昭先以家財葬攸之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事多所記憶嘗歎曰早

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及攻郢城夜嘗風浪米船沉沒倉曹參軍崔靈鳳女先適柳世隆子攸之正色謂曰當今軍糧要急而卿不意在由與城內婚姻邪靈鳳答曰樂廣有言下官豈以五男易一女攸之歡然意解攸之招集才力之士隨郡人雙泰真有幹力召不肯來攸之遣二十人被甲追之泰真射殺數人欲過家將母去事迫不獲單身走入巒追者既失之錄其母去泰真既失母乃自歸攸之不罪曰此孝子也賜錢一萬轉補隊主其抑情待士如此初攸之賤時與吳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一小船出都三人共上引棣有一人止而相之曰君三人皆當至方伯攸之曰豈有是事相者曰不驗便是相書誤耳後攸之爲郢荆三州超之廣州刺史景文南豫州刺史景文字弘達齊永明中卒於光祿大夫攸之初王郢州有順流之志府主簿宗儼之勸攻郢城功曹臧寅以爲攻守勢異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攸之不從既敗諸將帥皆奔散或呼寅俱亡寅曰我委質事人豈可幸其成而責其敗乃投水死又倉曹參軍金城邊榮爲府錄事所辱攸之爲榮鞭殺錄事攸之自江陵下以榮爲留府司馬守城張敬兒將至人或說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不能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曰邊公何爲同人作賊不早來榮曰沈荆州舉義兵匡社稷身雖可滅要是宋世忠臣天下尙有直言之士不可謂之爲賊身本不靳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命斬之榮歡笑而去容無異色太山程邕之者素依隨榮至

是抱持榮謂敬兒曰君入人國不聞仁惠之聲而先戮義士三楚之人盪蹈江漢而死豈肯與將軍同日
以生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爲不許先殺豈之然後及榮三軍莫不垂泣曰奈何一日殺二義士比之滅洪
及陳容廢帝之殞攸之欲起兵問知星人葛珂之珂之曰起兵皆候太白太白見則成伏則敗昔桂陽以
太白伏時舉兵一戰授首此近世明驗今蕭公廢昏立明正逢太白伏時此與天合也且太白尋出東方
利用兵西方不利故攸之止不下及後舉兵珂之又曰今歲星守南斗其國不可伐攸之不從果敗攸之
表檄文疏皆其記室南陽宗儼之辭也事敗責之答曰士爲知己豈爲君輩所識遂伏誅攸之景和中與
齊高帝同直殿省申以歡好帝以長女義興憲公主妻攸之第三子文和生二女並養之宮中恩禮甚厚
及嫁皆得素葺公家營遣焉齊武帝制以攸之弟雍之孫僧昭爲義興公主後僧昭別名法朗少事天師
道士常以甲子及甲午日夜著黃巾衣褐醮於私室時記人吉凶頗有應驗自云爲太山錄事幽司中有
所收錄必僧昭署名中年爲山陰縣梁武陵王紀爲會稽太守宴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
僧昭呪厭十許口便息及日晚王又曰欲其復鳴僧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卽便喧聒又嘗校獵中道
而趨左右問其故答曰國家有邊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知耳俄而使至復謂人曰
吾昔爲幽司所使實爲煩碎今已自解乃開匣出黃紙書上有一大字字不可識曰教分判如此及太清

初謂親知曰明年海內喪亂生靈十不一存乃苦求東歸既不獲許及亂百口皆殲僧昭位廷尉卿太清三年卒

宗慤字元幹南陽涅陽人也叔父少文高尚不仕慤年少問其所志慤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少文曰汝若不富貴必破我門戶兄泌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慤年十四挺身與刼相拒十餘人皆披散不得入室時天下無事士人並以文義爲業少文既高尚諸子羣從皆愛好墳典而慤任氣好武故不爲鄉曲所知江夏王義恭爲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慤隨鎮廣陵時從兄綺爲征北府主簿與慤同住綺妾與給吏牛秦私通綺入直而秦潛來就綺妾慤知之入殺牛秦然後白綺義恭壯其意不罪也後以補國上軍將軍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慤自奮願行義恭舉慤有膽勇乃除振武將軍爲安西參軍蕭景憲軍副隨交州刺史檀和之圍區粟城林邑遣將范毗沙達來救區粟和之遣偏軍拒之爲賊所敗又遣慤慤乃分軍爲數道偃旗潛進討破之仍攻拔區粟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逆以俱裝被象前後無際慤以爲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此潰亂遂剋林邑收其珍異皆是未名之寶其餘雜物不可稱計慤一毫無犯唯有被梳枕刷此外蕭然文帝甚嘉之三十年孝武伐逆以慤爲南中郎諮議參軍領中兵及事平功次柳元景孝武卽位以爲左衛將軍封洮陽侯孝建中累遷豫州刺史監五

州諸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富豪侈侯服玉食與賓客相對膳必方丈而爲懣設粟飯菜菹謂客曰宗軍人串嗽羶食懣致飽而退初無異辭至是業爲懣長史帶梁郡懣待之甚厚不以昔事爲嫌大明三年竟陵王誕據廣陵反懣表求赴討乘驛詣都面受節度上停輿慰勉懣聳躍數十左右顧盼上壯之及行隸車騎大將軍沈慶之初誕誑其衆云宗懣助我及懣至躍馬繞城呼曰我宗懣也事平入爲左衛將軍五年從獵墮馬脚折不堪朝直以爲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有佳牛堪進御官買不肯賣坐免官明年復先職廢帝卽位爲監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卒贈征西將軍諡曰肅侯配食孝武廟庭子羅雲卒子元寶

嗣

懣從子夫字明揚祖少文名列隱逸傳父繁西中郎諮議參軍夫少勤學有局幹仕齊爲驃騎行參軍時竟陵王子良集學士於西邸並見圖畫夫亦預焉齊鬱林之爲南郡王居西州使夫管書記以筆札貞正見許故任焉時與魏和通勅夫與尙書殿中郎任昉同接魏使皆時選也及文惠太子薨王爲皇太孫夫仍管書記太孫卽位多失德夫頗自疎得爲秣陵令遷尙書都官郎少帝見誅舊寵多被其災唯夫與傅昭以清正免齊明帝以爲郢州中從事以父老去官南康王爲荊州刺史引爲別駕梁武帝起兵遷西中郎諮議時西土位望唯夫與同郡樂藹劉坦爲州人所推服故領軍蕭穎胄深相委仗武帝受禪歷太子

右衛率五兵尚書參掌大選天監三年卒子曜卿嗣

論曰沈慶之以武毅之姿屬殷憂之日驅馳戎旅所在見推其馘難定功蓋亦宋之方邵及勤王之業克舉台鼎之位已隆年致懸車官成名立而卒至顯覆倚伏豈易知也諸子才氣並有高風將門有將斯言得矣攸之地處上流聲稱義舉專威擅命年且逾十終從諸葛之夢代德其有數乎宗慤氣槩風雲竟成其志夫蹈履清正用升顯級亦各志能之士也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二十八

柳元景

元景弟子世隆
澄弟忱

世隆子愔
世隆從弟慶遠

愔弟暉
慶遠子津

暉子偃
津子仲禮

偃子盼
暉弟澄

澄弟

柳元景字孝仁河東解人也高祖純位平陽太守不拜曾祖卓自本郡遷於襄陽官至汝南太守祖恬西

河太守父憑馮翊太守元景少便弓馬數隨父伐蠻以勇稱寘言語有器質荆州刺史謝晦聞其名要之

未及往而晦敗雍州刺史劉道產深愛其能會荆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復召之道產謂曰久規相屈今貴

王有召難輒相留乖意以為罔罔服闋累遷義恭司徒太尉城局參軍文帝見又知之先是劉道產在雍

州有惠化遠蠻歸懷皆出緣沔為村落戶口殷盛及道產死羣蠻大為寇暴孝武西鎮襄陽義恭薦元景

乃以為武威將軍隨郡太守及至廣設方略斬獲數百郡境肅然隨王誕鎮襄陽元景徙為後軍中兵參

軍及朝廷大舉北侵使諸鎮各出軍二十七年八月誕遣尹顯祖出貲谷魯方平薛安都龐法起入盧氏

田義仁出魯陽加元景建威將軍總統軍帥後軍外兵叅軍龐季明三秦冠族求入長安招懷關陝乃自

貲谷入盧氏盧氏人趙難納之元景率軍係進以前鋒深入懸軍無繼馳遣尹顯祖入盧氏以為諸軍聲

援元景以軍食不足難可曠日相持乃束馬懸車引軍上百丈崖出温谷以入盧氏法起諸軍進次方伯堆去弘農城五里元景引軍度熊耳山安都頓軍弘農法起進據潼關季明率方平趙難諸軍向陝十一月元景率衆至弘農營於關方口仍以元景爲弘農太守初安都留住弘農而諸軍已進陝元景既到謂安都曰卿無坐守空城而令龐公孤軍深入宜急進軍衆軍並造陝下列營以逼之並大造攻具魏城臨河爲固恃險自守季明安都方平顯祖趙難諸軍頻三攻未拔安都方平各列陣於城東南以待之魏兵大合輕騎挑戰安都瞋目橫矛單騎突陣四向奮擊左右皆辟易殺傷不可勝數於是衆軍並鼓譟俱前魏多縱突騎衆軍患之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唯著絳衲兩當衫馬亦去具裝馳入賊陣猛氣咆勃所向無前當其鋒者無不應刃而倒如是者數四每入衆無不拔靡魏軍之將至也方平遣驃騎告元景時諸軍糧盡各餘數日食元景方督義租并上驢馬以爲糧運之計遣軍副柳元怙簡步騎二千以赴陝急卷甲兼行一宿而至詰朝魏軍又出列陣於城外方平諸軍並成列安都并領馬軍方平悉勒步卒左右犄角之餘諸義軍方於城西南列陣方平謂安都曰今勅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也安都曰卿言是也遂合戰安都不堪其憤橫矛直前殺傷者甚多流血凝肘矛折易之復入副譚金率騎從而奔之自詰旦戰至日晏魏軍大潰面縛軍門者二千餘人諸將

欲盡殺之元景以爲不可乃悉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時北略諸軍王玄謨等敗退魏軍深入文帝以元景不宜獨進且令班師諸軍乃自狐關度白楊嶺出于長州安都斷後宋越副之法起自潼關向商城與元景會季明亦從胡谷南歸並有功而入誕登城望之以鞍下馬迎元景時魯爽向虎牢復使元景率安都等北出爽退乃遷再出北侵威信著於境外孝武入討元凶以爲詒議參軍配萬人爲前鋒宗憲薛安都等十三軍皆隸焉時義軍船乘小陋慮水戰不敵至蕪湖元景大喜倍道兼行至新亭依山建壘柵東西據險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各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元景察賊衰竭乃命開壘鼓譟以奔之賊衆大潰劬更率餘衆自來攻壘復大破之劬僅以身免上至新亭卽位以元景爲侍中領左衛將軍尋轉監蠻校尉雍州刺史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始上在巴口問元景事平何所欲對曰願還鄉里故有此授初臧質起義以南譙王義宣閭弱易制欲相推奉潛報元景使率所領西還元景卽以質書呈孝武語其信曰臧冠軍當是未知殿下義舉耳方應伐逆不容西還質以此恨之及元景爲雍州質慮其爲荊州後患稱爪牙不宜遠出上重違其言更以元景爲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封曲江縣公孝建元年正月魯爽反遣左衛將軍王玄謨討之加元景撫軍將軍假節置佐係玄謨後以爲領南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臧質義宣並反王玄謨南據梁山垣護之薛安都度據歷陽元景

出屯采石玄謨求益兵上使元景進屯姑熟元景悉遣精兵助王玄謨以羸弱居守所遣軍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謂都下兵悉至由是尅捷與沈慶之俱以本號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晉安郡公固讓開府復爲領軍太子詹事加侍中大明三年爲尙書令太子詹事侍中中正如故以封在嶺南改封巴東郡公又命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正如故又讓開府乃與沈慶之俱依晉密陵侯鄭袤不受司空故事六年進司空侍中中書令中正如故又固讓乃授侍中驃騎大將軍南兗州刺史留衛都下孝武晏駕與太宰江夏王義恭尙書僕射顏師伯並受遺詔輔幼主遷尙書令領丹陽尹侍中將軍如故加開府儀同三司給班劍二十人固辭班劍元景少時貧苦嘗下都至大雷日暮寒甚頗有羈旅之歎岸側有一老父自稱善相謂元景曰君方大富貴位至三公元景以爲戲之曰人生免飢寒幸甚豈望富貴老父曰後當相憶及貴求之不知所在元景起自將率及當朝理務雖非所長而有弘雅之美時在朝勳要多事產業惟元景獨無所營南岸有數十畝菜園守園人賣菜得錢三萬送還宅元景怒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啖耳乃復賣以取錢奪百姓之利邪以錢乞守園人孝武廢暴無常元景雖荷寵遇愼慮及禍太宰江夏王義恭及諸大臣莫不重足展氣未嘗敢私相往來孝武崩義恭元景等並相謂曰今日始免橫死義恭與義陽等諸王元景與顏師伯等常相馳逐聲樂酣飲以夜繼晝前廢帝少有凶德內不

能平殺戴法興後惇情轉露義恭元景憂懼乃與師伯等謀廢帝立義恭持疑未決發覺帝親率宿衛兵自出討之稱詔召元景左右奔告兵刃非常元景知禍至整朝服乘車應召出門逢弟車騎司馬叔仁戎服左右壯士數十人欲拒命元景苦禁之及出巷軍士大至下車受戮容色恬然長子慶宗有幹力而情性不倫孝武使元景送還襄陽於道賜死次子嗣宗紹宗茂宗孝宗文宗仲宗成宗秀宗至是並遇禍元景六弟僧景僧珍叔宗叔政叔珍叔仁僧珍叔仁及子姪在都下襄陽死者數十人元景少子承宗嗣宗子暮並在孕獲全明帝卽位贈太尉給班劍三十人羽葆鼓吹一部諡曰忠烈公元景從父兄元怙大明末同晉安王子勛逆事敗歸降元景從祖弟光世留鄉里仕魏爲河北太守封西陵男與司徒崔浩親浩破誅光世南奔明帝時位右衛將軍順陽太守子欣慰謀反光世賜死

世隆字彥緒元景弟子也父叔宗字雙麟位建威參軍事早卒世隆幼孤挺然自立不與衆同雖門勢子弟獨修布衣之業及長好讀書折節彈琴涉獵文史音吐溫潤元景愛賞異於諸子言於宋孝武得召見帝謂元景曰此兒將來復是三公一人爲西陽王撫軍法曹行參軍出爲武威將軍上庸太守帝謂元景曰卿昔以武威之號爲隨郡今復以授世隆使卿門世不乏公也元景爲前廢帝所殺世隆以在遠得免太始初四方反叛世隆於上庸起兵以應宋明帝爲孔道存所敗衆散逃隱道存購之甚急軍人有貌相

似者斬送之時世隆母郭妻閻並見繫襄陽獄道存以所逆首示之母見首悲情小歇而妻閻號叫方甚竊謂郭曰今見不悲爲人所覺唯當大慟以滅之世隆竟以免後爲太子洗馬與張緒王延之沈瑒爲君子之交累遷晉熙王安西司馬加寧朔將軍時齊武帝爲長史與世隆相遇甚懽齊高帝之謀度廣陵也令武帝率衆同會都下世隆與長流參軍蕭景先等戒嚴待期事不行時朝廷疑憚沈攸之密爲之防府州器械皆有素蓄武帝將下都劉懷珍白高帝曰夏口是兵衝要地宜得其人高帝納之與武帝書曰汝旣入朝當須文武兼資人委以後事世隆其人也武帝乃舉世隆自代轉爲武陵王前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昇明元年冬攸之反遣輔國將軍中兵叅軍孫同等以三萬人爲前驅又遣司馬冠軍劉攘兵等二萬人次之又遣輔國將軍中兵叅軍王靈秀等分兵出夏口據魯山攸之乘輕舸從數百人先大軍下住白螺州坐胡牀以望其軍有自驕色旣至郢以郢城弱小不足攻攸之將去世隆遣軍於西渚挑戰攸之果怒晝夜攻戰世隆隨宜拒應衆皆披却武帝初下與世隆別曰攸之一旦爲變雖留攻城不可卒拔卿爲其內我爲其外乃無憂耳至是武帝遣軍主桓敬陳膺叔荀元賓等八軍據西塞令堅壁以待賊疲慮世隆危急遣腹心胡元直潛使入郢城通援軍消息內外並喜郢城旣不可攻而平西將軍黃回軍至西陽乘三層艦作堯胡伎泝流而進攸之素失人情本逼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叛者至此稍多攸之

大怒於是一人叛遣十人追並去不返劉攘兵射書與世隆請降開府網之攸之怒銜鬚咀之收攘兵兄子天賜女婿張平慮斬之軍旅大散世隆乃遣軍副劉僧麟緣道追之攸之已死徵爲侍中仍遷尙書右僕射封貞陽縣侯出爲吳郡太守居母憂寒不衣絮齊高帝踐阼起爲南豫州刺史加都督進爵爲公上子詔司徒褚彥回甚歎美之彥回曰世隆事陛下在危盡忠居憂杖而後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極加榮增寵足以敦厲風俗建元二年授右僕射不拜性愛涉獵啟高帝借祕閣書上給二千卷三年出爲南兗州刺史加都督武帝卽位加散騎常侍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一萬永明初世隆曰永明九年我亡後三年巳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人命典籤李黨取筆及高齒展題簾箔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當見吾不見也遷護軍而衛軍王儉脩下官敬甚謹世隆止之儉曰將軍雖存弘管如王典何其見重如此性清廉唯盛事墳典張緒問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邪荅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光祿大夫韋祖征州里宿德世隆雖已貴重每爲之拜人或勸祖征止之荅曰司馬公所爲後生楷法吾豈能止之哉後授尙書左僕射湘州蠻動遣世隆以本官總督伐蠻聚軍仍爲湘州刺史加都督至鎮以方略討平之在州立邸興生爲御史中丞庾杲之所奏詔不問復入爲尙書左僕射不拜乃轉尙書令世隆少立功名晚專以談義自業善彈琴世稱柳公雙瑛爲士品第一常自云

馬稍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甚獲世譽以疾遜位拜左光祿大夫侍中永明九年卒詔給東園祕器贈司空班劍二十人諡曰忠武世隆曉數術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履十往五往常坐一處及卒墓工圖墓正取其坐處焉所著龜經祕要二卷行於世長子悅字文殊少有清致位中書郎早卒諡曰恭世隆次子悛

悛字文通好學工製文尤曉音律少與長兄悅齊名王儉謂人曰柳氏二龍可謂一日千里儉爲尚書左僕射嘗造世隆宅世隆謂爲詣己徘徊久之及至門唯求悅及悛遣謂世隆曰賢子俱有盛才一日見顧今故報禮若仍相造似非本意恐年少窺人嘗預齊武烽火樓宴帝善其詩謂豫章王疑曰悛非徒風韻清爽亦屬文邁麗後爲巴東王子響友子響爲荊州悛隨之鎮子響昵近小人悛知將爲禍稱疾還都及難作竟以得免累遷新安太守居郡以無政績免建武末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及梁武帝起兵悛舉漢中以應梁武受命爲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武帝之鎮襄陽悛祖道帝解茅土玉環贈之天監二年元會帝謂曰卿所佩玉環是新亭所贈邪對曰旣而瑞感神衷臣謹服之無斃帝因勸之酒悛時未卒爵帝曰吾常比卿劉越石近辭卮酒邪罷會封曲江縣侯帝因宴爲詩貽悛曰爾寇冠羣后惟余實念功帝又嘗謂曰徐元瑜違命嶺南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朕已放其諸子何如悛曰罰不及嗣賞延于後今復見之

聖朝時以爲知言尋遷尙書左僕射年六十卒於湘州刺史謚曰穆惔度量寬博家人未嘗見其喜愠甚重其婦頗成畏惔性愛音樂女伎精麗略不敢視僕射張稷與惔狎密而爲惔妻賞敬稷每詣惔必先相問夫人惔每欲見妓恆因稷請奏其妻隔幔坐妓然後出惔因得留目惔著仁政傳及諸詩賦粗有辭義子昭位中書郎襲爵曲江侯

惔弟惔字文暢少有志行好學善尺牘與陳郡謝瀟隣居深見友愛瀟曰宅南柳郎可爲表儀初宋時有嵇元榮羊蓋者並善琴云傳戴安道法惔從之學惔特窮其妙齊竟陵王子良聞而引爲法曹行參軍唯與王暕陸果善每歎曰暕雖名家猶恐累我也雅被子良賞狎子良嘗置酒後園有晉太傅謝安鳴琴在側援以授惔惔彈爲雅弄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始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夜豈止當今稱奇亦可追蹤古烈爲太子洗馬父憂去官著述先頌申其罔極之心文甚哀麗後試守鄱陽相聽吏屬得盡三年喪禮署之文教百姓稱焉還除驃騎從事中郎梁武帝至建鄴惔候謁石頭以爲征東府司馬上牋請城平之日先收圖籍及遵漢高寬大之義帝從之徙爲相國右司馬天監元年除長兼侍中與僕射沈約等共定新律惔立性貞素以貴公子早有令名少工篇什爲詩云亭臯木葉下壠首秋雲飛琅邪王融見而嗟賞因書齋壁及所執白團扇武帝與宴必詔惔賦詩嘗和武帝登景陽樓篇云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翠

華承漢遠彫筆逐風游深見賞美當時咸共稱傳歷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祕書監右衛將軍再爲吳興太守爲政清靜人吏懷之於郡感疾自陳解任父老十餘人拜表陳請事未施行卒初惲父世隆彈琴爲士流第一惲每奏其父曲常感思復變體備寫古曲嘗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坐客過以飭扣之惲驚其哀韻乃製爲雅音後傳擊琴自於此惲常以今聲轉棄古法乃著清調論具有條流齊竟陵王嘗宿晏明日將朝見惲投壺梟不絕停舉久之進見遂晚齊武帝遲之王以實對武帝復使爲之賜絹二十四嘗與琅邪王瞻博射嫌其皮闊乃摘梅帖烏珠之上發必命中觀者驚駭梁武帝好弈惲品定碁譜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優劣爲碁品三卷惲爲第二焉帝謂周捨曰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惲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惲著十杖龜經性好鑿術盡其精妙少子偃字彥游年十二梁武帝引見詔問讀何書對曰尙書又問有何美句對曰德唯善政政在養民衆咸異之詔尙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都亭侯位鄱陽內史卒子盼尙陳文帝女富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後主卽位以帝舅加散騎常侍盼性愚慧使酒因醉乘馬入殿門爲有司劾免卒於家贈侍中中護軍后從祖弟莊清警有鑿識自盼卒後太后宗屬唯莊爲近兼素有名望深被恩禮位度支尙書陳亡入隋爲岐州司馬惲弟儼

儼字文深少有大意好玄言通老易梁武帝舉兵至姑熟儼與兄惲及諸友朋於小郊候接時道路猶梗

懷與諸人同越逆旅食俱去行里餘愷曰寧我負人不人負我若復有追堪慙此客命左右燒逆旅舍以絕後追當時服其誓斷厯位給事黃門侍郎與琅邪王峻齊名俱爲中庶子時人號爲方王後爲鎮北始興王長史王移鎮益州復請愷帝曰柳愷風標才氣恐不能久爲少王臣王祈請數四不得已以爲鎮西長史蜀郡太守在蜀廉恪爲政益部懷之愷弟忱

忱字文若年數歲父世隆及母閻氏並疾忱不解帶經年及居喪以毀聞仕齊爲西中郎主簿東昏遣巴西太守劉山陽由荊州襲梁武帝于雍州西中郎長史蕭穎胄計未定召忱及其所親席闡文等夜入議之忱及闡文並勸同武帝穎胄從之以忱爲寧朔將軍累遷侍中郢州平穎胄議遷都夏口忱以巴峽未賓不宜輕捨根本搖動人心不從俄而巴東兵至峽口遷都之議乃息論者以爲見機及梁受命對州陵伯厯五兵尙書祕書蓋散騎常侍改授給事中光祿大夫疾篤不拜卒諡曰穆忱兄弟十五人多少亡唯第二兄愷第三兄憚第四兄愷及忱三兩年間四人迭爲侍中復居方伯當世罕比子範嗣

慶遠字文和元景弟子也父叔珍義陽內史慶遠仕齊爲魏興太守郡遭暴水人欲移於杞城慶遠曰吾聞江河長不過三日命築土而已俄而水退百姓服之後爲襄陽令梁武帝之臨雍州問京兆人杜憚求州綱紀憚言慶遠武帝曰文和吾已知之所問未知者耳因辟爲別駕慶遠謂所親曰天下方亂定霸者

其吾君乎因盡誠協贊及起兵慶遠常居帷幄爲謀主從軍東下身先士卒武帝行營見慶遠頓舍嚴整每歎曰人人若是吾又何憂建康城平爲侍中帶淮陵齊昌二郡太守城內營夜火衆並驚懼武帝時居宮中悉斂諸門籥問柳侍中何在慶遠至悉付之其見任如此霸府建爲從事中郎武帝受禪封重安侯位散騎常侍改封雲杜侯出爲雍州刺史加都督帝餞於新亭謂曰卿衣錦還鄉朕無西顧憂矣始武帝爲雍州慶遠爲別駕謂曰昔羊公語劉弘卿後當居吾處今相觀亦復如是曾未十年而慶遠督府談者以爲逾於魏詠之累遷侍中領軍將軍給扶出爲雍州刺史慶遠重爲本州頗厲清節士庶懷之卒官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惠侯喪還都武帝親出臨之初慶遠從父兄世隆嘗謂慶遠曰吾昔夢太尉以褥席見賜吾遂置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我門族至是慶遠亦繼世隆焉

子津字元舉雖乏風華性甚強直人或勸之聚書津曰吾常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邪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襲封雲杜侯景圍城旣急帝召津問策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可平太清三年城陷卒子仲禮勇力兼人少有膽氣身長八尺眉目疎朗初簡文帝爲雍州刺史津爲長史及簡文入居儲宮津亦得侍從仲禮留在襄陽馬仗軍人悉付之撫循故舊甚得衆和起家著作佐郎稍遷電威將軍陽泉縣侯中大通中西魏將賀拔勝來逼樊鄧仲禮出擊破之除黃門郎稍遷司州刺史武

帝思見其面使畫工圖之初侯景潛圖反噬仲禮先知之屢啟求以精兵三萬討景朝廷不許及景濟江朝野便望其至兼蓄雍司精卒與諸蕃赴援見推總督景素聞其名甚憚之仲禮亦自謂當世英雄諸將莫已若也韋粲見攻仲禮方食投箸被練馳之騎能屬者七十比至粲已敗仲禮因與景戰於青塘大敗之景與仲禮交戰各不相知仲禮稍將及景而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再斫仲禮中肩馬陷于淖賊聚稍刺之騎將郭山石救之以免自此壯氣外衰不復言戰神情激悞凌蔑將帥邵陵王綸亦鞭策軍門每日必至累刻移時仲禮亦弗見也綸既忿歎怨隨遂成而仲禮置酒高會日作優倡毒掠百姓汙辱妃主父津登城謂曰汝君父在難不能盡心竭力百代之後謂汝爲何仲禮聞之言笑自若晚又與臨城公大連不協景嘗登朱雀樓與之語遣以金環是後開營不戰衆軍日固請皆悉拒焉南安侯駿謂曰城急如此都督不復處分如脫不守何面以見天下義士仲禮無以應之及臺城陷侯景矯詔使石城公大款以白虎幡解諸軍仲禮召諸將軍會議邵陵王以下畢集王曰今日之命委之將軍仲禮熟視不對裴之高王僧辯曰將軍擁衆百萬致宮闕淪沒正當悉力決戰何所多言仲禮竟無一言諸軍乃隨方各散時湘東王繹遣王琳送米二十萬石以饋軍至姑熟聞臺城陷乃沉米於江而退仲禮及弟敬禮羊鴉仁王僧辯趙伯超並開營降賊時城雖淪陷援軍甚衆軍士咸欲盡力及聞降莫不歎憤論者以爲梁禍始於

朱异成於仲禮仲禮等入城並先拜景而後見帝帝不與言既而景留柳敬禮羊鴉仁而遣仲禮僧辯西上各復本位饒於後渚景執仲禮手曰天下之事在將軍耳郢州巴西並以相付及至江陵會岳陽王督南寇湘東王以仲禮爲雍州刺史襲襄陽仲禮方觀成敗未發及南陽圍急杜岸請救仲禮乃以別將夏侯强爲司州刺史守義陽自帥衆如安陸使司馬康昭如竟陵討孫暘暘執魏戍人以降仲禮命其將王叔孫爲竟陵太守副軍馬岫爲安陸太守置擊於安陸而以輕兵師于滌頭將侵襄陽岳陽王督告急于魏魏遣大將楊忠援之仲禮與戰于滌頭大敗并弟子禮沒于魏魏相安定公待仲禮以客禮西魏於是盡得漢東

仲禮弟敬禮少以勇烈聞竊暴無行檢恆略賣人爲百姓所苦故襄陽有柳四郎歌起家著作佐郎稍遷扶風太守侯景度江敬禮率馬步三千赴援至都與景頓戰甚著威名臺城陷與兄仲禮俱見景景遣仲禮經略上流留敬禮質以爲護軍將軍景餞仲禮於後渚敬禮謂仲禮曰景今來會敬禮抱之兄便可殺雖死無恨仲禮壯其言許之及酒數行敬禮目仲禮仲禮見備衛嚴不敢動遂不果會景征晉熙敬禮與南康王會理謀襲其城尅期將發建安侯蕭賁告之遂遇害臨死曰我兄老婢也國敗家亡實余之責今日就死豈非天乎

論曰柳元景行己所資豈徒武毅當朝任職實兼雅道卒至覆族遭逢亦有命乎世隆文武器業殆人望也
諸子門素所傳俱云克構仲禮始終之際其不副也何哉豈應天方喪梁不然何斯人而有斯迹也

南史卷三十八

南史卷二十八考證

柳元景傳時魯爽向虎牢復使元景率安都等北出爽退乃遷○遷當係還字之訛

給班劍三十人○班監本訛班今改正

柳惔傳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梁書無父子兄弟四字

柳惔弟惔傳唯與王暕陸杲善○杲應作杲

柳忱傳忱以巴峽未賓○峽梁書作硤誤

柳慶遠傳俄而水退○退梁書作過

閩京兆人杜惔求州綱紀○梁書少紀字

柳仲禮弟敬禮傳將發建安侯蕭賁告之○侯監本訛係今改正又告之梁書作知而去之

南史卷三十八考證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二十九

殷孝祖

族子

劉勔

子俊

俊弟繪

繪子孝綽

孝綽子諒

諒弟覽

覽弟遵

遵弟潛

潛弟瑱

瑱弟瑒

瑒弟瑛

瑛弟瑒

瑒弟瑛

瑛弟瑒

瑒弟瑛

瑛弟瑒

瑒弟瑛

瑛弟瑒

瑒弟瑛

殷孝祖陳郡長平人也曾祖羨晉光祿勳父祖宣並不達孝祖少誕節好酒色有氣幹宋孝武時以軍功仕至積射將軍前廢帝景和元年為兗州刺史明帝初即位四方反叛孝祖外甥司徒參軍潁川荀僧韶建議銜命徵孝祖入朝上遣之時徐州刺史薛安都遣薛索兒等屯據津徑僧韶間行得至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未有朝野憂危假命漏刻主上曾不浹辰夷凶翦暴國亂朝危宜立長主公卿百辟人無異議而羣迷相扇構造無端貪利幼弱競懷希冀少有立功之志長以氣節成名若能控濟河義勇還奉朝廷非唯匡主靜亂乃可以垂名竹帛孝祖即日棄妻子率文武二千人隨僧韶還都時普天同逆朝廷唯保丹陽一郡孝祖忽至眾力不少人情於是大安進孝祖號冠軍將軍假節督前鋒諸軍事御仗先有諸葛亮筒袖鐵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悉以賜孝祖孝祖負其誠節陵轢諸將時賊據赭圻孝祖將進攻之與大將王玄謨別悲不自勝眾並駭怪泰始二年三月三日與賊合戰每戰常以鼓蓋自隨

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射者十手攢射欲不斃得乎是日
中流矢死追贈建安縣侯諡曰忠

瑒字敬珉孝祖族子也父道鸞未衡陽王義季右軍長史瑒少爲文帝所知見遇與琅邪王景文相埒前
廢帝永光元年累遷黃門侍郎出爲山陽王休祐右軍長史南梁郡太守休祐入朝瑒乃行府州事明帝
泰始元年以休祐爲荊州會晉安王子勔反卽以瑒爲豫州刺史土人前右軍杜叔寶等並勸瑒同逆瑒
素無部曲無以自立受制於叔寶二年正月帝遣輔國將軍劉劭西討之築長圍創攻道於東南角并作
大蝦蟇車載土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塹十二月瑒乃始降時瑒有疾以板自輿諸將帥面縛請罪劭
並撫宥之無所誅戮後除少府加給事中卒官瑒性和雅靜素寡嗜慾諳前世舊事事兄甚謹少以名行
見稱在壽陽被攻圍積時爲城內所懷附揚州刺史王景文征西將軍蔡興宗司空褚彥回並相與友善
劉劭字伯猷彭城安上里人也祖懷義父穎之位並郡守劭少有志節兼好文義家貧仕宋初爲廣州增
城令稍遷鬱林太守大明初還都徐州刺史劉道隆請爲監朔司馬竟陵王誕據廣陵爲逆劭隨道隆受
沈慶之節度事平封金城縣五等侯除西陽王子尙撫軍參軍入直閤先是費沈伐陳擅不尅乃除劭龍
驤將軍西江督護鬱林太守劭旣至隨宜翦定大致名馬并獻珊瑚連理樹上甚悅前廢帝卽位爲屯騎

校尉又入直閣明帝卽位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爲逆四方響應勛以本官領建平王景素輔國司馬進據梁山會豫州刺史殷琰反叛召勛還都復兼山陽王休祐驃騎司馬致討時琰嬰城固守自始春至于末冬勛內攻外禦戰無不捷善撫將帥以寬厚爲衆所依將軍王廣之求勛所自乘馬諸將並忿廣之貪冒勛以法裁之勛慍笑卽解馬與廣之及琰請降勛約令三軍不得妄動城內士庶感悅咸曰來蘇還都拜太子右衛率封鄱陽縣侯遷右衛將軍行豫州刺史加都督後徵拜散騎常侍中領軍勛以世路糾紛有懷止足經始鍾嶺之南以爲栖息聚石蓄水髣髴丘中朝士雅素者多往游之明帝臨崩顧命以爲守尙書右僕射中領軍廢帝卽位加兵五百人元徽初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或勸勛解職勛曰吾執心行己無愧幽明若才輕任重災眚必及天道密微避豈能免桂陽王休範爲亂奄至建鄴加勛使持節鎮軍將軍置佐鎮扞石頭旣而賊衆屯朱雀航南右軍將軍王道隆率宿衛向朱雀聞賊已至急信召勛勦戰敗死之事平贈司空諡曰昭公子俊

俊字士操隨父征竟陵王誕於廣陵以功拜駙馬都尉後爲桂陽王征北中兵參軍與齊武帝同直殿內並爲宋明帝所親待由是與武帝款好俊本名忱宋明帝多忌反語劉忱爲臨備改名俊焉齊武帝嘗至俊宅晝臥覺俊自捧金澡罐受四升水以沃盟因以與帝前後所納稱此後遷安遠護軍武陵內史郡南

古江堤久廢，峻修未畢，而江水忽至，百姓棄役奔走。峻親率厲之，於是乃立漢壽人邵榮興六世同龔，峻表其門閭。峻強濟有世調，善於流俗。蠻王田儻在山中，年垂百餘歲，南譙王義宣爲荊州，儻出謁。至是，又請峻明帝崩，表求奔赴，帶郡還都。吏人送者數千萬人，峻人人執手，係以涕泣。百姓感之，贈送甚厚。桂陽之難，加寧朔將軍，助守石頭。父勳於大航戰死，峻時遇疾，扶伏路次，號哭求勳屍。勳屍頂復傷，缺，峻割髮補之，持喪墓側。冬日不衣絮，齊高帝代勳爲領軍，素與勳善，書譬峻殷勤，抑勉建平王景素反。高帝總衆，峻初免喪，高帝召峻及弟愐入省，欲使領支軍，及見皆羸削，改貌乃止。霸業初建，峻先致誠節，沈攸之事起，加輔國將軍。後爲廣州刺史，襲爵鄱陽侯。武帝自尋陽還，遇峻驩宴，敘舊，停十餘日。乃下遺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攝衣履，備父友之敬。齊受禪，國除，平西記室參軍夏侯恭叔上書以柳元景中興功臣劉勳殞身王事，宜存封爵，詔以與。運隆替不容復厝意也。初，蒼梧廢，高帝集議中華門，見峻謂曰：「君昨直邪？」峻曰：「僕昨正直而之急在外，至是上謂峻曰：功名之際，人所不忘。卿昔在中華門，答我何其欲謝世。」事峻曰：「臣世受宋恩，門荷齊眷，非常之勳，非臣所及，敢不以實仰答。」遷太子中庶子，領越騎校尉。時武帝在東宮，每幸峻坊，閑言至夕，賜屏風帷帳。武帝卽位，改領軍將軍，後拜司州刺史。峻父勳討殷琰，平壽陽，無所犯，害百姓德之，爲立碑記。峻步道從壽陽之鎮，過勳碑，拜敬涕泣於州下，立學校，得古禮器銅罍，餼

幽山銅鑿甌銅豆鍾各二口獻之遷長兼侍中車駕數幸俊宅宅盛修山池造甕牖武帝著鹿皮冠披俊
菟皮裘於牖中宴樂以冠賜俊至夜乃去後從駕登蔣山上數歎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顧謂俊曰此況卿也世言富貴好改其素情吾雖有四海今日與卿盡布衣之適俊起拜謝累遷始興王
前軍長史平蠻校尉蜀郡太守行益州府州事初高帝輔政有意欲鑄錢以禪讓之際未及施行建元四
年奉朝請孔顛上鑄錢均貨議辭證甚博其略以爲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曰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
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三吳國之關輿比歲時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
非穀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爲累累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
深人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
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爲患也自漢鑄五銖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錢者
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以爲開置泉府方牧貢金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若官鑄已布於人使
嚴斷翦鑿輕小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爲大利貧良之人塞姦巧之路錢
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過無爭衣食滋殖矣時議多以錢貨輕轉少宜更廣鑄重其銖兩以防人
姦高帝使諸州郡大市銅炭會晏駕事寢永明八年俊敗武帝曰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可二頃地有燒

鑪四所高一丈廣一丈五尺從蒙城度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又有古掘銅坑深二丈并居宅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通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近在青衣水南青衣左側並是故秦之嚴道地青衣縣文帝改名漢嘉且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案此必是通所鑄近喚蒙山獠出云甚可經略此議若立潤利無極并獻蒙山銅一片又銅石一片平州鑄鐵刀一口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得千餘萬功費多乃止悛仍代始興王鑑爲益州刺史監益寧二州諸軍事悛既藉舊恩尤能承迎權貴賓客閨房供費奢廣罷廣司二州領資貢獻家無留儲在蜀作金浴盆餘金物稱是罷任以本號還都欲獻之而武帝晏駕鬱林新立悛奉獻減少鬱林知之諷有司收悛付廷尉將加誅戮明帝敗救之見原禁錮終身雖見廢黜而賓客日至海陵卽位以白衣除兼左戶尙書尋除正明帝立加領驍騎將軍復故官駙馬都尉悛歷朝見恩遇高帝爲鄱陽王鏘納悛妹爲妃明帝又爲晉安王寶義納悛女爲妃自此連姻帝室王敬則反悛出守琅邪城轉五兵尙書悛兄弟以父死朱雀航終身不行此路明帝崩東昏卽位改授散騎常侍領驍騎將軍尙書如故衛送山陵路經朱雀航感慟至曲阿而卒贈太常常侍都尉如故諡曰敬之

子孺字孝稚幼聰敏七歲能屬文年十四居喪毀瘠骨立宗黨咸異之叔父瑱爲義興郡攜以之官常置坐側謂賓客曰此吾家明珠也及長美風采性通和雖家人不見其喜愠本州召迎主簿起家中軍法曹

行參軍時鎮軍沈約聞其名引爲主簿恆與游宴賦詩大爲約所嗟賞累遷太子中舍人孺少好文章性又敏速嘗在御坐爲李賦受詔便成文不加點梁武帝甚稱賞之後侍宴壽光殿詔羣臣賦詩時孺與張率並醉未及成帝取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洛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其見親愛如此遷中書郎兼中書通事舍人歷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累遷散騎常侍左戶尚書大同五年守吏部尚書出爲晉陵太守在郡和理爲吏人所稱入爲侍中後復爲吏部尚書母憂以毀卒諡曰孝子孺少與從兄苞孝綽齊名苞早卒孝綽數坐免黜位並不高唯孺貴顯有文集二十卷孺弟覽

覽字孝智十六通老易位中書郎以所生母憂廬于墓常再期不嘗鹽酪食麥粥而已隆冬止著單布衣家人慮不勝喪中夜竊置炭於牀下覽因暖得寐及覺知之號慟歐血梁武帝聞其至性數使省視服闋除尚書左丞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並記名姓當官清正無所私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職貨覽劾奏免官孝綽怨之常謂人曰犬噬行路覽噬家人出爲始興內史居郡尤勵清節復爲左丞卒官覽弟遵

遵字孝陵少清雅有學行工屬文爲晉安王綱宣惠雲磨二府記室甚見賓禮王立爲皇太子仍除中庶子遵自隨蕃及在東宮以舊恩偏蒙寵遇時輩莫及卒官皇太子深悼惜之與遵從兄陽羨令孝儀令曰

賢從弟中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言行相符終始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爲心辭章博瞻玄黃成采旣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鷁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益者三友此寔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人結去思野多馴雉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其見愛賞如此

苞字孝嘗一字孟嘗俊弟子也父愷位太子中庶子苞三歲而孤至六七歲見諸父常泣時伯父俊繪等並顯貴其母謂其畏憚怒之苞曰早孤不及有識聞諸父多相似故心中悲耳因而歔歔母亦悲慟初苞父母及兩兄相繼亡歿悉假瘞焉苞年十六始移墓所經營改葬不資諸父奉君母朱夫人及所生陳氏並扇席溫枕叔父繪常歎服之少好學能屬文家有舊書例皆殘蠹手自編緝筐篋盈滿梁初以臨川王妃弟故自征虜主簿遷右軍功曹累遷太子洗馬掌書記侍講壽安殿及從兄孝綽等並以文藻見知多預宴坐受詔詠天泉池荷及採菱調下筆卽成天監十年卒臨終呼友人南陽劉之遴託以喪事從儉苞居官有能名性和直與人交面折其非退稱其美士友咸以此歎惜之

繪字士章愷弟也初爲齊高帝行參軍帝歎曰劉公爲不亡也及豫章王疑鎮江陵繪爲鎮西外兵參軍以文義見禮時琅邪王綱爲功曹以吏能自進疑謂僚佐曰吾雖不能得應嗣陳蕃然閣下自有二驥也

性通悟出爲南康相郡人有姓賴所居名穢里刺謁繪繪戲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曰未
審孔丘何闕而居闕里繪嘿然不答亦無忤意歎其辯速後歷位中書郎掌詔誥救助國子祭酒何胤撰
修禮儀永明末都下人士盛爲文章談義皆湊竟陵西邸繪爲後進領袖時張融以言辭辯捷周顒彌爲
清綺而繪音采不瞻麗雅有風則時人爲之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言其處二人間也
魚復侯子響誅後豫章王疑欲求葬之召繪爲表言其事繪須臾便成疑歎曰禰衡何以過此唯足八字
云提攜鞠養俯見成人後魏使至繪以辭辯被救接使事畢當撰語辭繪謂人曰無論潤色未易但得我
語亦難矣隆昌中兄俊坐事將見誅繪伏闕請代兄死明帝輔政救之乃免死明帝卽位爲太子中庶子
安陸王寶暉爲湘州以繪爲冠軍長史長沙內史行湘州事寶暉妃俊女也寶暉愛其侍婢繪奪取具以
啟聞寶暉以爲恨與繪不協遭母喪去官有至性服闋爲晉安王征北長史南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及梁
武起兵朝廷以繪爲雍州刺史固讓不就衆以朝廷昏亂爲之寒心繪終不受乃改用張欣泰轉繪建安
王車騎長史行府國事及東昏見殺城內遣繪及國子博士范雲等齋其首詣梁武帝於石頭轉大司馬
從事中郎卒子孝緯

孝緯字孝緯本名冉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與同載以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

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卽孝綽小字也父繪齊時掌詔誥孝綽時年十四繪常使代草之父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聞其名駕造焉昉尤相賞好范雲年長繪十餘歲其孝子才與孝綽年並十四五及雲遇孝綽便申伯季乃命孝才拜之兼善草隸自以書似父乃變爲別體梁天監初起家著作佐郎爲歸沐詩贈任昉昉報曰彼美洛陽子投我懷秋作詎慰臺嗟人徒深老夫託直史兼褒貶轉司專疾惡九圻多美疹匪報庶良藥其爲名流所重如此後遷兼尙書水部郎奉敕陳謝手敕答曰美錦未可便製簿領亦宜稍習頃之卽真武帝時因宴幸令沈約任昉等言志賦詩孝綽亦見引嘗侍宴於坐作詩七首武帝覽其文篇篇嗟賞由是朝野改觀累遷祕書丞武帝謂舍人周捨云第一官當知用第一人故以孝綽居此職後爲太子僕掌東宮管記時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孝綽與陳郡殷芸吳郡陸倕琅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見禮太子起樂賢堂乃使先圖孝綽太子文章羣才咸欲撰錄太子獨使孝綽集而序之遷兼廷尉卿初孝綽與到溉兄弟甚狎溉少孤宅近僧寺孝綽往溉許適見黃臥具孝綽謂僧物色也撫手笑溉知其旨奮拳擊之傷口而去又與洽同游東宮孝綽自以才優於洽每於宴坐嗤鄙其文洽深銜之及孝綽爲廷尉攜妾入廷尉其母猶停私宅洽尋爲御史中丞遣令史劾奏之云攜少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武帝爲隱其惡改妹字爲妹孝綽坐免官諸弟時隨蕃皆在荆雍乃與書論共洽不平者十事其辭皆

訴到氏又寫別本封至東宮昭明太子命焚之不開視孝綽免職後武帝數使僕射徐勉宣旨慰撫之每朝宴常預焉及武帝爲籍田詩又使勉先示孝綽時奉詔作者數十人帝以孝綽詩工卽日起爲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遷黃門侍郎尙書吏部郎坐受人絹一束爲餉者所訟左遷信威臨賀王長史晚年忽不得志後爲祕書監初孝綽居母憂冬月飲冷水因得冷癖以大同五年卒官年五十九孝綽少有盛名而仗氣負才多所陵忽有不合意極言詆訾領軍臧盾大府卿沈僧粲等並被時遇孝綽尤輕之每於朝集會同處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駟卒訪道途間事由此多忤於物前後五免孝綽辭藻爲後進所宗時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徧好事者咸傳誦寫流聞河朔亭苑柱壁莫不題之文集數十萬言行於時兄弟及羣從子姪當時有七十人並能屬文近古未之有也其三妹一適琅邪王叔英一適吳郡張嶷一適東海徐悌並有才學悌妻文尤清拔所謂劉三娘者也悌爲晉安郡卒喪還建鄴妻爲祭文辭甚悽愴悌父勉本欲爲哀辭及見此文乃閣筆

孝綽字諒字求信小名春少好學有文才尤悉晉代故事時人號曰皮裏晉書位中書宣城王記室爲湘東王所善王嘗游江濱歎秋望之美諒對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有目疾以爲刺己應曰卿言目眇眇以愁予邪從此嫌之

孝綽弟潛字孝儀幼孤與諸兄弟相勗以學並工屬文孝綽嘗云三筆六詩三節孝儀六謂孝威也舉秀才累遷尚書殿中郎敕令製雍州平等寺金像碑文甚宏麗晉安王綱鎮襄陽引爲安北功曹史及王爲皇太子仍補洗馬遷中舍人出爲陽羨令甚有稱績後爲中書郎以公事左遷安西諮議參軍兼散騎常侍使魏還除中書郎累遷尚書左丞長兼御史中丞在職多所彈糾無所顧望當時稱之出爲臨海太守時政網疎闊百姓多不遵禁孝儀下車宣下條制勵精綏撫境內翕然風俗大變入遷都官尚書太清元年出爲豫州內史侯景寇建鄴孝儀遣子勵帥郡兵三千隨前衡州刺史韋粲入援及宮城不守孝儀爲前歷陽太守莊鐵所逼失郡卒孝儀爲人寬厚內行尤篤第二兄孝熊早卒孝廉奉寡嫂甚謹家內巨細必先諮決與妻子朝夕供事未嘗失禮時人以此稱之有文集二十卷行於世第五弟孝勝位尚書右丞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爲安西武陵王紀長史蜀郡太守紀僭號於蜀以爲尚書僕射隨紀出峽口兵敗被執元帝宥之以爲司徒右長史第六弟孝威氣調爽逸風儀俊舉初爲安北晉安王法曹後爲太子洗馬中舍人庶子率更令並掌管記大同中白雀集東宮孝威上頌甚美太清中遷中庶子兼通事舍人及侯景寇亂隨司州刺史柳仲禮至安陸卒第七弟孝先位武陵王主簿與兄孝勝俱隨紀軍出峽口兵敗元帝以爲黃門郎遷侍中

瑱字士温繪弟也少有行業文藻篆隸丹青並爲當世所稱時有滎陽毛惠遠善畫馬瑱善畫婦人並爲當世第一瑱妹爲齊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爲齊明帝所誅妃追傷遂成痼疾醫所不療有陳郡殷潛善寫人面與真不別瑱令潛畫王形像并圖王平日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瑱乃密使媼娒示妃妃視畢仍唾之因罵云故宜其早死於是恩情卽歇病亦除羞寵姬亦被廢苦因卽以此畫焚之瑱仕齊厯尙書吏部郎義興太守先繪卒

論曰當太始之際二殷去就不同原始要終各以名節自立孝祖靈敵而亡蓋其宜也劉劭出征久撫所在流譽行己之節赴蹈爲期雖古之忠烈亦何以加此悛至性過人繪辭義克舉諸子各擅雕龍當年方駕文采之盛殆難繼乎孝綽中菁爲尤可謂人而無儀者矣

南史卷三十九

南史卷三十九考證

殷琰傳司空褚彥回○監本缺褚字今增正

劉俊子孺傳字孝稚○孝一本作季今从梁書

劉孝綽弟潛傳第二兄孝熊○熊梁書作能

劉瑱傳寵姬亦被廢苦○寵一本作此

南史卷二十九考證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三十

魯爽

薛安都

從子深

鄧琬

劉胡

宗越

吳喜

黃回

魯爽小字女生扶風郿人也祖宗之字彥仁仕晉官至南陽太守義熙元年起義以功為雍州刺史宋武帝討劉毅與宗之因會江陵封南陽郡公自以非武帝舊隸屢建大功有自疑之志會司馬休之見討猜懼因與休之北奔盡室入姚氏頃之病卒父軌一名象齒便弓馬膂力絕人為竟陵太守隨父入姚氏及武帝定長安軌休之北奔魏魏以軌為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孝武鎮襄陽軌遣親人程整奉書規欲歸南致誠以殺劉康祖徐湛之父不敢歸文帝累遣招納許以為司州刺史爽少有武藝魏太武知之常置左右及軌死爽代為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麤中使酒數有過失太武怒將誅之爽懼密懷歸南計次第秀小字天念頗有意略仕魏以軍功為中書郎封廣陵侯或告太武鄴人欲反復遣秀檢察并燒石季龍殘餘宮殿秀常乘驛往返是時病還遲為太武所詰秀復恐懼太武尋南攻因從度河先是廣平人程天祚為殿中將軍有武力元嘉二十七年助戍彭城為魏軍所獲以善針術深被太武賞愛封南安公

常置左右恆勸秀南歸秀納之及太武北還與爽俱來奔文帝悅以爽爲司州刺史秀爲滎陽潁川二郡太守是歲元嘉二十八年也魏毀其墳墓明年四月入朝時太武已崩上更謀經略五月遣爽秀及程天祚等出許洛王玄謨攻碭礮不拔敗退爽亦收衆南還三十年元凶弒逆南譙王義宣起兵入討爽與雍州刺史臧質俱詣江陵事平以爽爲豫州刺史加都督至壽陽便曲意賓客爵命士人畜仗聚馬如寇將至元凶之爲逆也秀在建鄴元凶謂秀曰我爲卿誅徐湛之矣方相委任以秀爲右將軍使攻新亭秀因此歸順孝武卽位以爲司州刺史加都督領汝南太守孝武元年二月義宣與爽謀反報秋當同舉爽狂酒乖謬卽日便起兵使其衆戴黃標稱建平元年竊造法服義宣質聞爽已處分便狼狽同反爽於是送所造輿服詣江陵板義宣及臧質等文曰丞相劉劭今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丞相名質平西朱今補車騎名修之皆板到奉行義宣駭愕爽所送法物並留竟陵縣不聽進使爽直出歷陽自采石濟軍與質水陸俱下左軍將軍薛安都與爽相遇刺殺之傳首建鄴進平壽陽子弟並伏誅

薛安都河東汾陰人也世爲強族族姓有三千家父廣爲宗豪宋武帝定關河以爲上黨太守安都少以勇聞身長七尺八寸便弓馬仕魏以軍功爲雍州秦州都統元嘉二十一年來奔求北還構扇河陝文帝許之孝武鎮襄陽板爲北弘農太守魏軍漸強安都乃歸襄陽二十七年隨王誕板安都爲建武將軍隨

柳元景向關陝率步騎居前所向剋捷後孝武伐逆安都領馬軍與柳元景俱發孝武踐阼除右軍將軍率所領騎爲前鋒直入殿庭以功封南鄉縣男安都初征關陝至白口夢仰視天見天門開謂左右曰汝等見天門開不至是歎曰夢天門開乃中興之象邪從弟道生亦以軍功爲大司馬叅軍犯罪爲秣陵令庾淑之所鞭安都大怒卽日乃乘馬從數十人令左右執稍欲往殺淑之行至朱雀航逢柳元景遙問曰薛公何之安都躍馬至車後曰小子庾淑之鞭我從弟今指往刺殺之元景慮其不可駐車給之曰小子無宜適卿往與手甚快安都既回馬元景復呼之令下馬入車因讓之曰卿從弟服章言論與寒細不異且人身犯罪理應加罰卿爲朝廷勳臣云何放恣輒於都邑殺人非惟科律所不容主上亦無辭相宥因載俱歸安都乃止其年以憚直免官孝建元年除左軍將軍及魯爽反叛遣安都及沈慶之濟江安都望見爽便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倒左右范雙斬爽首爽世梟猛咸云萬人敵安都單騎直入斬之而反時人皆云關羽斬顏良不是過也進爵爲侯時王玄謨拒南郡王義宣臧質於梁山安都復領騎爲支軍義宣遣將劉謨及臧質攻玄謨玄謨命衆軍擊之使安都引騎出賊陣右橫擊陷之賊遂大潰轉太子右衛率大明元年魏軍向無鹽遣安都領馬軍東陽太守沈法系統水軍並授徐州刺史申坦節度時魏軍已去坦求回軍討任榛見許會天旱水泉多竭人馬疲困不能遠追安都法系白衣領職坦繫尙方任榛

大抵在任城界積世逋叛所聚棘榛深密難爲用師故能久自保藏屢爲人患安都明年復職改封武昌縣侯景和元年爲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加都督明帝卽位安都舉兵同晉安王子勛時安都從子索兒在都明帝以爲左軍將軍直閔安都將爲逆遣報之又遣人至瓜步迎接時右衛將軍柳光世亦與安都通謀二人俱逃攜安都諸子及家累席卷北奔青州刺史沈文季冀州刺史崔道固並皆同反明帝遣齊高帝率前將軍張永等北討所至奔散斬薛索兒時武衛將軍王廣之領軍隸劉勔攻殷琰於壽陽道固部將傅靈越爲廣之軍人所禽厲聲曰我傅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卽殺時生送詣勔勔躬自慰勞詰其叛逆對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勔又問卿何不早歸天闕乃逃命草間靈越曰薛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專任智勇委付子姪致敗之由實在於此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勔壯其意送還建鄴明帝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終不回改乃殺之靈越清河人也子勛平定安都遣別駕從事史畢衆愛下邳太守王煥等奏啟事詣明帝歸款索兒之死也安都使柳光世守下邳至是亦率所領歸降帝以四方已平欲示威於淮外遣張永沈攸之以重軍迎安都懼不免罪遂降魏

深安都從子也本名道深避齊高帝偏諱改焉安都以彭城降魏親族皆入北高帝鎮淮陰邇來委身自結於高帝果幹有氣力宋元徽末以軍功至驍騎將軍軍主封竟陵侯沈攸之之難齊高帝入朝堂豫

章王疑代守東府使深領軍屯司徒右府分備建鄴袁粲據石頭豫章王疑夜登西門遙呼深深驚起率軍赴難高帝卽位除淮陰太守尋爲直閣將軍輔太子左率武帝卽位遷左衛將軍隆昌元年爲司州刺史右將軍卒

鄧琬字元琰豫章南昌人也父盾之宋孝武征虜長史光祿勳孝武起義初琬爲南海太守以弟瓊與臧質同逆遠徙仍亭廣州久之得還歷位丹陽丞大明七年車駕幸懸陽追思在蕃之舊擢琬爲給事黃門侍郎明年出爲晉安王子勛鎮軍長史尋陽內史行江州事前廢帝以文帝孝武並次居第三以登極位子勛次第旣同深致嫌疑因何邁之謀乃遣使齎藥賜死使至子勛典籤謝道邁主帥潘欣之侍書褚靈嗣等馳以告琬泣涕請計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當以死報効景和元年冬子勛戎服出廳事宣言欲舉兵四坐未答錄事參軍陶亮曰請効死前驅衆並奉旨會明帝定亂進子勛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令書至諸佐史並喜造琬曰暴亂旣除殿下又開黃閣實爲公私大慶琬以子勛次第居三又以尋陽軍事有符孝武理必萬尅乃取令書投地曰殿下當開端門黃閣是吾徒事耳衆並駭愕琬與陶亮等繕甲器徵兵四方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荊州刺史臨海王子頊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雍州刺史袁顓梁州刺史柳元怡益州刺史蕭惠開廣州刺史袁曇遠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

季冀州刺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慧文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晉陵太守袁標議興太守劉延熙並同叛逆琬乃建牙於桑尾傳檄建鄴賜明帝萬戶侯布絹二萬疋金銀五百斤其餘各有差明帝遣荊州典籤邵宰乘驛還江陵經過襄陽袁顛馳書報琬勸勿解甲并奉勸子勛卽僞位琬乃稱說符瑞令顧昭之撰爲瑞命記造乘輿御服立宗廟設壇場矯作崇憲太后璽令羣僚上僞號於子勛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卽位於尋陽城改景和三年爲義嘉元年其日雲雨晦合行禮忘稱萬歲取子勛所乘車除脚以爲葦置僞殿之西其夕有鴟棲其中鴟集其幟又有禿鶖鳥集城上拜安陸王子綏爲司徒因雷電晦冥震其黃閣柱鴟尾墮地又有鴟棲其帳上琬性鄙闇貪吝過甚財貨酒食皆身自量校至是父子並賣官鬻爵使婢僕出市道販賣酣歌博奕日夜不休賓客到門者厯旬不得前內事悉委褚靈嗣等三人羣小競爲威福士庶忿怨內外離心矣明帝遣領軍將軍王玄謨領水軍南討吳興太守張永爲繼尙書下符奉詔以四王幼弱不幸陷難兵交之日不得妄加侵犯若有逼損誅翦無貸琬遣孫冲之等前鋒一萬據赭圻冲之於道與子勛書欲沿流挂帆直取白下請速遣陶亮衆軍相接分據新亭亮本無幹略聞建安王休仁自上殷孝祖又至不敢進及孝祖中流矢死沈攸之代爲前鋒冲之謂陶亮曰孝祖梟將一戰便死天下事定矣不須復戰便當直取京都亮不從明帝遣員外散騎侍郎王道隆至赭圻督戰衆軍奮擊

大破之琬又遣豫州刺史劉胡來屯鵠尾胡宿將攸之等甚憚之胡鄉人蔡那倭長生張敬兒各領軍隸攸之在赭圻胡因與那等共語那等說令歸順胡回軍入鵠尾無他權略建安王休仁自武檻進據赭圻時胡等兵衆強盛遠近疑惑明帝欲綏慰人情遣吏部尙書褚彥回至武檻選用將帥以下申謙杜幼文因此求黃門沈懷明劉亮求中書郎建安王休仁卽使彥回擬選上不許曰忠臣殉國不謀其報臨難以干朝典豈爲下之節沈攸之等與劉胡相持久不決上又遣強弩將軍任農夫等領兵繼至攸之繕修船舸板材不周計無所出會琬送五千片榜供胡軍用俄而風潮奔迅榜突柵出江湖等力不能制趁流而下泊攸之等營於是材板大足琬進袁顓都督征討諸軍事率樓船千艘來入鵠尾張興世建議越鵠尾上據錢溪斷其糧道胡累攻之不能尅乃遣龍驤將軍陳慶領三百舸向錢溪戒慶不須戰陳慶至錢溪不敢攻越溪於梅根立砦胡別遣將王起領百舸攻興世擊大破之胡率其餘舸馳還顓更使胡攻興世休仁因此命沈攸之吳喜倭長生劉靈遺劉伯符等進攻濃湖造皮艦千乘拔其營柵苦戰移日大破之顓被攻急馳信召胡令還張興世旣據錢溪江路阻斷胡軍乏食琬大送資糧興世不敢下胡遣將迎之爲錢溪所破夜走徑趣梅根顓聞胡走亦棄衆西奔至青林見殺琬惶擾無計時張悅始發兒子浩喪乃稱疾呼琬計事令左右伏甲戒之若聞索酒便出琬至謀斬晉安王封府庫以謝罪悅曰盍可賣殿下

求酒邪因呼求酒再呼左右震懼不能應第二子詢提刀出餘人續至卽斬琬悅因齋琬首詣建安王休仁降蔡那子道深以父爲明帝効力被繫作部因亂脫鎖入城執子勛囚之沈攸之諸軍至江州斬子勛於桑尾牙下傳首建鄴劉胡走入沔竟陵郡丞陳懷直憲子也斷道邀之胡人馬旣疲困因隨懷直入城告渴得酒飲酒畢引佩刀自刺不死斬首送建鄴張興世弟僧彥追殺懸直取胡首竊有其功荊州聞濃湖平更議奉子瑱奔益州就蕭惠開典籤阮道預邵宰不同曰雖復欲西豈可得至遣使歸罪荊州中從事宗景土人姚儉等勒兵入城執子瑱以降

劉胡南陽涅陽人也本以面坳黑似胡故名坳胡及長單名胡焉出身郡將稍至隊主討伐諸蠻往無不捷蠻甚畏懼之明帝卽位除越騎校尉蠻畏之小兒啼語云劉胡來便止

宗越南陽葉人也本爲南陽次門安北將軍趙倫之鎮襄陽襄陽多雜姓越更被黜爲役門出身補郡吏父爲蠻所殺越於市中刺殺警人太守夏侯穆嘉其意擢爲隊主蠻有爲寇盜者常使越討伐往輒有功家貧無以市馬刀楯步出單身挺戰衆莫能當每一捷郡將輒賞錢五千因此得買馬元嘉二十四年啟文帝求復次門移戶屬冠軍縣許之二十七年隨柳元景侵魏領馬幢隸柳元怙有戰功還補後軍參軍督護隨王誕戲之曰汝何人遂得我府四字越答曰佛狸未死不憂不得諮議參軍誕大笑孝武卽位以

爲江夏王義恭大司馬行參軍濟陽太守臧質魯爽反朝廷致討越戰功居多追奔至江陵時荊州刺史朱修之未至越多所誅戮又逼略南郡王義宣子女坐免官繫尙方尋被宥追論前功封范陽縣子大明三年爲長水校尉竟陵王誕據廣陵反越領馬軍隸沈慶之攻誕及城陷孝武使悉殺城內男丁越受旨行誅躬臨其事莫不先加捶撻或有鞭其面者欣欣然若有所得凡殺數千人改封始安縣子前廢帝景和元年進爵爲侯召爲游擊將軍直閣領南濟陰太守改領南東海太守帝凶暴無道而越譚金童太一並爲之用命誅戮羣公及何邁等莫不盡心竭力故帝憑其爪牙無所忌憚賜與越等美女金帛充物其家越等武人纒強識不及遠感一往意氣皆無復二心帝時南巡明旦便發其夕悉聽越等出外宿明帝因此定亂明晨越等並入被撫接甚厚越改領南濟陰太守本官如故越等旣爲廢帝盡心慮明帝不能容之上接待雖厚內並懷懼上意亦不欲使其居中從容謂曰卿遭離暴朝勤勞日久兵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疑及聞此旨皆相顧失色因謀作難以告沈攸之攸之具白帝卽日下獄死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及沈攸之代殷孝祖爲南討前鋒時孝祖新死衆心並懼攸之歎曰宗公可惜故有勝人處而性嚴酷好行刑誅時王玄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爲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逐王玄謨玄謨尙可宗越更殺我譚金在魏時與薛安都有舊後出新野居

牛門村及安都歸國金常隨征討副安都排堅陷陣氣力兼人孝建三年爲屯騎校尉直閤領南清河太守景和元年前廢帝誅羣公金等並爲之用封金平都縣男童太一宜陽縣男沈攸之東興縣男越州里又有武念倭長生曹欣之蔡那並以將帥顯武念位至南陽太守長生靈巒校尉曹欣之驍騎將軍蔡那見子道恭傳

吳喜吳興臨安人也本名喜公明帝滅爲喜出身爲領軍府白衣吏少知書領軍將軍沈演之使爲起居注所寫既畢閻誦略皆上口演之嘗作讓表未奏失本喜經一見卽寫無所漏脫演之甚知之因此涉獵史漢頗見古今演之門生朱重人入爲主書薦喜爲主書吏進爲主圖令史文帝嘗求圖書喜開卷倒進之帝怒遣出會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征蠻啟文帝請喜自隨爲孝武所知稍遷至河東太守殿中御史明帝卽位四方反叛喜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帝大悅卽假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吏不當爲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隨沈慶之累經軍旅性旣勇決又習戰陣若能任之必有成績喜乃東討喜在孝武世旣見驅使性寬厚所至人並懷之及東討百姓聞吳河東來便望風降散故喜所至尅捷遷步兵校尉封竟陵縣侯東土平定又率所領南討遷尋陽太守泰始四年改封東興縣侯除右軍將軍淮陽太守兼太子左衛率五年轉驍騎將軍太守兼率如故其年大破魏軍於荆亭六年又

率軍向豫州拒魏軍加都督豫州諸軍事明年還建鄴初喜東征白明帝得尋陽王子房及諸賊帥卽於東臬斬東土旣平喜見南賊方熾慮後翻覆受禍乃生送子房還都凡諸大主帥顧琛王曇生之徒皆被全活上以喜新立大功不問而心銜之及平荊州恣意剽虜贓私萬計又嘗對客言漢高魏武本是何人上聞之益不悅後壽寂之死喜內懼因乞中散大夫上尤疑之及上有疾爲身後之慮疑其將來不能事幼主乃賜死上召入內殿與言謔酬接甚款賜以名饌並金銀御器敕將命者勿使食器宿喜家上素多忌諱不欲令食器停凶禍之室故也及喜死發詔賻贈子徽人襲

黃回竟陵郡軍人也出身充郡府雜使稍至傳教臧質爲郡轉爲齋帥及去職以回自隨質討元凶回隨從有功免軍戶後隨質於梁山敗走被錄遇赦因下都於宣陽門與人相打詐稱江夏王義恭馬客被鞭二百付右尙方會中書舍人戴明寶被繫差回爲戶伯奉事明寶竭心盡力明寶尋得原散委任如初敢免回以領隨身隊統知宅及江西墅事性巧觸類多能明寶甚寵任之回拳捷果勁勇力兼人在江西與諸楚子相結屢爲劫盜會明帝初卽位四方反叛明寶啟帝使回募江西楚人得快手八百隸劉勳西討累遷至將校以功封葛陽縣男元徽初桂陽王休範爲逆回以屯騎校尉領軍隸齊高帝於新亭創詐降之計回見休範可乘謂張敬兒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卽日斬休範事平進爵爲侯改封聞喜

縣四年遷冠軍將軍南琅邪濟陽二郡太守建平王景素反回又率軍前討城平之日回軍先入又以景素驩張敬兒奴倪奴明年遷右軍將軍沈攸之反以回爲平西將軍郢州刺史率衆出新亭爲前鋒未發而袁粲據於石頭不從齊高帝回與新亭諸將任候伯彭文之王宜興等謀應粲攻高帝於朝堂事既不果高帝撫之如舊回與宜興素不協斬之宜興吳興人也形狀短小而果勁有膽力少年時爲劫不須伴郡縣討逐圍繞數十重終莫能擒嘗舞刀楯回使十餘人以水交灑不能著明帝泰始中爲將在壽陽間與魏戰每以少制多挺身深入以建平王景素功封長壽縣男至是爲屯騎校尉見殺回進軍未至郢州而沈攸之敗走回不樂停郢州固求南兗遂率部曲輒還改封安陸郡公徙南兗州刺史加都督齊高帝以回專殺終不附己乃使召之及上車愛妾見赤光冠其頭至足苦止不肯住及至見誅回既貴祇事戴明寶甚謹言必自名未嘗敢坐躬至帳下及入內料檢有無隨之供送以此爲常回同時爲將有南郡高道慶凶險暴橫求欲無已有失意者輒加捶拉往往有死者朝廷畏之如虎狼齊高帝與袁粲等議收付廷尉賜死

論曰凶人之濟其身業非世亂其莫由焉魯爽以亂世之請而行之於平日其取敗也宜哉安都自致奔亡亦爲幸矣鄧琬以亂濟亂終致顛隕宗越覺稔惡盈旋至夷戮各其職也吳喜以定亂之功勞未酬而

禍集黃回以助順之志福未驗而災生唯命也哉

乾隆四年校刊

南史卷四十一列傳

七

南史卷四十

南史卷四十考證

薛安都傳父廣爲宗豪宋武帝定關河以爲上黨太守○北史作父廣晉上黨太守

元嘉二十一年來奔○北史真君五年與東雍州刺史沮渠康謀逆事發奔宋

青州刺史沈文季○季北史作秀

明帝遣齊高帝率前將軍張永等北討○北史作明帝遣將張永討安都

黃回傳竟陵郡軍人也○郡南本作都

南史卷四十考證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三十一

齊宗室

衡陽元王道度

繼子鈞

始安貞王道生

始安王遙光

曲江公遙欣

子幾

安陸昭王緬

新吳侯景先

南豐伯赤斧

子穎胃 穎達

衡陽公諶

臨汝侯坦之

衡陽元王道度齊高帝長兄也始與高帝俱受學於雷次宗宣帝問次宗二子學業次宗答曰其兄外朗

其弟內潤皆良璞也仕宋位安定太守卒齊建元元年高帝追加封諡無子高帝以第十一子鈞繼

鈞字宣禮年五歲所生區貴人病便加慘悴左右依常以五色餅飴之不肯食曰須侍姨差年七歲出繼

衡陽元王見高帝未拜便涕泗橫流高帝執其手曰伯叔父猶父勿怨所以令汝出繼以汝有意堪奉蒸

嘗故耳即敕外如先給通幃車雉尾扇等事事依正王區貴人卒居喪盡禮服闋當問訊武帝起羸骨立

登車三上不能升乃止典籤曹道人具以聞武帝即幸鈞邸見之愴然還謂褚繡曰昨見衡陽猶奇毀損

卿可數相撫悅先是貴人以華釵廚子并翦刻錦繡中倒炬鳳皇蓮芰星月之屬賜鈞以為玩弄貴人亡

後每歲時及朔望輒開視再拜哽咽見者皆爲之悲性好學善屬文與琅邪王智深以文章相會濟陽江淹亦遊焉武帝謂王儉曰衡陽王須文學當使華實相稱不得止取貴游子弟而已乃以太子舍人蕭敷爲文學鈞常手自細書寫五經部爲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賀玠問曰殿下家自有墳素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爭效爲巾箱五經巾箱五經自此始也居身清率言未嘗及時事會稽孔珪家起園列植桐柳多構山泉殆窮真趣鈞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邪答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大美之吳郡張融清抗絕俗雖王公貴人視之傲如也唯雅重鈞謂從兄緒曰衡陽王飄飄有凌雲氣其風情素韻彌足可懷融與之遊不知老之將至見賞如此歷位祕書監延興元年爲明帝所殺明帝立以承陽王子珉仍本國繼元王爲孫子珉字雲璵武帝第二十子也初封義安郡王後改承陽承泰元年見害復以武陵昭王暉子子坦奉元王後

始安貞王道生字孝伯高帝次兄也仕宋位奉朝請卒高帝卽位追加封諡三子長鳳次鸞是爲明帝次嗣是爲安陸昭王鳳字景慈仕宋位正員郎卒高帝卽位諡靖世子建武元年明帝追尊道生爲景皇妃江氏爲后立寢廟於御道西陵曰修安追封鳳始安靖王改華林鳳莊門爲望賢門太極東堂畫鳳鳥題

爲神鳥而改鸞鳥爲神雀子遙光嗣

始安王遙光字元暉生而躄疾高帝謂不堪奉拜祭祀欲封其弟武帝諫乃以遙光襲爵位中書郎明帝輔政誅賞諸事唯與遙光共謀議勸明帝併殺高武諸子弟見從建武元年爲揚州刺史三年進號撫軍將軍好吏事頗多慘害足疾不得同朝例常乘輿自望賢門入每與明帝久清閑言畢帝索香火明日必有所誅太子不悅學唯曼遊是好朝議令蔡仲熊爲太子講禮未半遙光從容曰文義之事此是士大夫以爲伎藝欲求官耳皇太子何用講爲上以爲然乃停講永泰元年卽本號爲大將軍給油絡車帝不豫遙光數入侍疾帝疾漸甚河東王鉉等七王一夕見殺遙光意也帝崩遺詔加遙光侍中中書令給扶承元元年給班劍二十人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遙光多忌人有餉履者以爲戲己大被嫌責劉繪嘗爲啓云智不及葵亦以忤旨旣輔東昏潛結江祐兄弟謀自樹立弟遙欣在荆楚擁兵居上流密相影響遙光當據東府號令使遙欣急下潛謀將發而遙欣病死江祐被誅東昏召遙光入殿告以祐罪遙光懼還省便陽狂號哭自此稱疾不復入臺先是遙光行還入城風飄儀繖出城外遙光弟遙昌先卒壽春豫州部曲皆歸遙光及遙欣喪還葬武進停東府前渚荊州衆力送者甚盛東昏誅江祐後慮遙光不自安欲轉爲司徒還第召入喻旨遙光慮見殺收集荆豫二州部曲於府東門衆頗怪其異莫知其指趣也遙光召

親人丹陽丞劉渢及城局參軍劉晏中兵參軍曹樹生等并諸僮楚欲以討劉暄爲名夜遣數百人破東
冶出囚尙方取仗又召驍騎將軍垣厯生厯生隨信至便勸遙光令率城內兵夜攻臺輦荻燒城門曰公
但乘輿隨後反掌可得遙光意疑不敢出天稍曉遙光戎服至聽事停輿處分上仗登城行賞賜厯生復
勸出軍遙光不肯望臺內自變及日出臺軍稍至遙光於是戒嚴赦都下領軍蕭坦之屯湘宮寺鎮軍司
馬曹武屯青溪大橋太子右率左興盛屯東府門東籬門衆軍圍東城遙光遣垣厯生從西門出戰臺軍
屢北殺軍主桑天愛初遙光問諮議參軍蕭暢暢正色拒不從旣而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略奔臺人情大
沮又垣厯生從南門出戰爲曹武所禽謂武曰卿以主上爲聖明梅姑爲賢相者則我當死且我今死卿
明亦死遂殺之遙光聞厯生見獲大怒於牀上自竦踊使殺厯生兒其晚臺軍射火箭燒東北角樓至夜
城潰遙光還小齋令人反拒左右並踰屋出臺軍主劉國寶時當伯等先入遙光聞外兵至吹滅火扶匍
下牀軍人排闥入斬之遙光舉事四日而卒舉事之夕月蝕識者以月爲大臣蝕而旣必滅之道未敗之
夕城內皆夢羣蛇緣城四出各共說之咸以爲異臺軍入城焚屋宇且盡遙光幼時甚真正明帝傾意待
之東昏爲兒童時明帝使與遙光共齋居止呼遙光爲安兄恩情甚至及遙光誅後東昏登舊宮土山望
東府愴然呼曰安兄乃嗚咽左右不忍視見思如此天下知名之士劉渢渢弟謙陸閑閑子絳司馬端崔

慶遠皆坐誅

曲江公遙欣字重暉始安王遙光弟也宣帝兄西平太守奉之無後以遙欣繼爲曾孫遙欣晷亂中便疑然明帝謂江祐曰遙欣雖幼觀其神彩殊有局幹必成令器未知年命何如耳安陸昭王緬曰不患其兄弟不富貴但恐緬不及見耳言之慘然而悲始年七歲出齋時有一左右小兒善彈飛鳥無不應弦墜落遙欣謂曰凡戲多端何急彈此鳥自空中翔飛何關人事無趣殺此生亦復不急左右感其言遂不復彈鳥時少年通好此事所在遂止年十五六便博覽經史弱冠拜中書朗明帝入輔遙欣與始安王遙光等參預政事凡所談薦皆得其人由是朝野輻湊軒蓋盈門延興元年明帝以遙欣爲兗州刺史時豐城公遙昌亦出鎮壽春帝於便殿宴始安王遙光亦在座帝慘然謂遙欣曰昭王云不患汝兄弟不富貴而言不及見如何因悲慟不自勝君臣皆嗚咽侍者雨淚及泊歐陽岸忽謂左右曰比何都不見彈左右云有門生因彈見鳥遂以此廢所在皆止遙欣笑曰我小兒時聊復語耳那復遂斷邪建武元年進號西中郎將封開喜縣公遷荊州刺史加都督改封曲江公明帝子弟弱小晉安王寶義有廢疾故以遙光爲揚州居中遙欣居陝西在外威權并在其門遙欣好勇聚畜武士以爲形援永泰元年詔遙欣以本官領雍州刺史靈蠻校尉移州鎮襄陽魏軍退不行卒贈司空諡康公葬用王禮

子幾字德玄年十歲便能屬文早孤有弟九人並幼幾恩愛篤睦聞於朝廷性溫和與物無競清貧自立好學善草隸書湘州刺史楊公則曲江公故吏也每見幾謂人曰康公此子可謂桓靈寶重出及公則卒幾爲之誄時年十五沈約見而奇之謂其舅蔡撝曰昨見賢甥楊平南誄文不減希逸之作始驗康公積善之慶位中書侍郎尙書左丞末年專尙釋教爲新安太守郡多山水特其所好適性遊履遂爲之記卒于官子清亦有文才位永康令遙欣弟遙昌字季暉建武元年封豐城縣公位豫州刺史卒諡憲公

安陸昭王瓘字景業善容止仕宋位中書郎建元元年封安陸侯爲五兵尙書出爲吳郡太守政有能名竟陵王子良與之書曰竊承下風數十年來姑蘇未有此政武帝嘉其能累遷監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緬留心辭訟人人呼至案前親自顧問有不得理者勉喻之退皆無恨爲百姓所畏愛及卒喪還百姓緣沔水悲泣設祭於峴山爲立祠諡曰昭侯明帝少相友愛時爲僕射領衛尉表求解職私第展哀詔不許每臨緬靈輒慟絕哭不成聲建武元年贈司徒安陸王子寶暉嗣永元元年改封湘東王東昏廢寶暉望物情歸己坐待法駕旣而城內送歎于梁武帝宣德太后臨朝拜太常不自安謀反及弟江陵公寶賢薨城公寶宏皆伏誅

新吳侯景先高帝從子也祖爰之員外郎父敬宗始興王國中軍景先少孤有至性隨母孔氏爲舅氏鞠

養高帝嘉之常相提攜及鎮淮陰以景先領軍主自隨防衛城內委以心腹武帝爲廣興郡啟高帝求景先同行除武帝寧朔府司馬自此常相隨遂建元元年爲太子左衛率封新吳縣伯見委任勢傾天下景先本名道先乃改爲景先以避上諱初武帝少年與景先共車行泥路車久故壞至領軍府西門車轆折俱狼狽景先謂帝曰兩人脫作領軍亦不得忘今日艱辛及武帝踐阼詔以景先爲兼領軍將軍拜日羽儀甚盛傾朝觀矚拜還未至府中門詔相聞領軍今日故當無折轆事邪景先奉謝景先事上盡心故恩寵特密初西還上坐景陽樓召景先語故舊唯豫章王一人在席而已轉中領軍車駕射雉郊外景先常甲仗從廉察左右尋進爵爲侯始昇明中沈攸之於荊州舉兵武帝時鎮江州益城景先夜乘城忽聞漚中有小兒呼蕭丹陽未測何人聲聲不絕試問誰空中應云賊尋當平何事嚴防語訖不復言卽窮討之了不見明旦以白帝帝曰攸之自無所至焉知汝後不作丹陽尹景先曰寧有作理尋而攸之首至及承明三年詔以景先爲丹陽尹謂曰此授欲驗往年益城漚空中言耳後假節司州諸軍事卒諡曰忠侯子毅位至中郎司馬性奢豪好弓馬爲明帝所疑忌王曇事敗并陷誅之

南豐伯赤斧高帝從祖弟也祖隆子衛軍錄事參軍父始之冠軍中兵參軍赤斧以和謹爲高帝所知高帝輔政爲黃門侍郎淮陵太守順帝遜位于丹陽故所立宮上令赤斧輔送至因留防衛薨乃還後爲雍

州刺史在州不營產利勤於奉公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武帝親遇與蕭景先相比封南豐縣伯遷給事中太子詹事卒於家貧無絹爲衾武帝聞之愈加惋惜諡懿伯子穎胄襲爵

穎胄字雲長弘厚有父風起家祕書郎高帝謂赤斧曰穎胄輕朱被身覺其趨進轉美足慰人意遷太子舍人遭父喪感脚疾數年然後能行武帝有詔慰勉之賜以醫藥除竟陵王司徒外兵參軍晉熙王文學穎胄好文義弟穎基好武勇武帝登烽火樓詔羣臣賦詩穎胄詩合旨上謂穎胄曰卿文弟武宗室便不之才上以穎胄勳戚子弟自中書郎除左軍將軍知殿內文武事得入便殿出爲新安太守吏人懷之後除黃門郎領四廂直遷衛尉明帝廢立穎胄從容不爲同異乃引穎胄預功建武二年進爵爲侯賜以常所乘白輪牛明帝每存儉約欲鑄壞太官元日上壽銀酒鎗尙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穎胄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爲侈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慙後爲廬陵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行兗州府事是年魏揚聲當飲馬長江帝懼敕穎胄移居人入城百姓驚恐席卷欲南度穎胄以魏軍尙遠不卽施行魏軍亦尋退仍爲南兗州刺史加都督和帝爲荊州以穎胄爲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府事時江祜專執朝權此行由祜穎胄不平曰江公豈我輩出東昏侯誅戮羣公委任斯小崔陳敗後方鎮各懷異計永元二年十月尙書令臨湘侯蕭懿及

弟衛尉暢見害先遣輔國將軍劉山陽就穎胄兵襲梁武帝時爲雍州刺史將起兵慮穎胄不同遣穎
胄親人王天武詣江陵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荆雍書與穎胄勸同舉兵穎胄意猶未決初山陽出南州謂
人曰朝廷以白虎幡追我亦不復還矣席捲妓妾盡室西行至巴陵遲回十餘日不進梁武帝復遣天武
齋書與穎胄設奇略以疑之是時或云山陽謀殺穎胄以荆州同舉山陽至果不敢入城穎胄計無所出
夜遣錢唐人朱景思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畜養士馬非
復一日江陵素喪襄陽人人衆又不敵取之不可必制制之歲寒復不爲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
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武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
矣忱亦勸焉穎胄乃斬天武以示山陽山陽大喜輕將步騎數百到州闡文勒兵斬之傳首于梁武東昏
聞山陽死發詔討荆雍穎胄有器局既唱大事衆情歸之長沙寺僧鑄黃金爲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
付稱爲下方黃鐵穎胄因取此龍以充軍實乃歎曰往年江祜斥我至今始知禍福之無門也十二月移
檄建鄴三年正月和帝爲相國穎胄爲左長史進號鎮軍將軍於是始選用方伯梁武屢表勸和帝卽尊
號穎胄使別駕宗史撰定禮儀上尊號改元於江陵立宗廟南北郊州府門城悉依建康官置尙書五省
以城南射堂爲蘭臺南郡太守爲尹建武中荆州大風雨龍入栢齋中柱壁上有爪足處刺史蕭遙欣恐

畏不敢居之至是以爲嘉福殿中興元年三月穎胄爲侍中尚書令監八州軍事荊州刺史留衛西朝以弟穎達爲冠軍將軍及楊公則等率師隨梁武圍郢城穎達會軍於漢口與王茂曹景宗等攻陷郢城梁武進漂州使與曹景宗破東昏將李居士又從下東城初梁武之起也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瓚巴西太守魯休烈弗從舉兵侵荊州敗輔國將軍任漾之於峽口穎胄遣軍拒之而梁武已平江郢圍建康時穎胄輔帝主有安重之勢素能飲酒噉白肉膾至三斗自以職居上將不能拒制瓚等憂愧發疾而卒州中祕之使似其書者假爲教命時梁武圍建康住石頭和帝密詔報穎胄凶問亦祕不發喪及建康平蕭瓚亦衆懼而潰和帝乃始發喪詔贈穎胄丞相前後部羽葆鼓吹班劍三十人輜輶車黃屋左纛梁天監元年追封巴東郡公喪還武帝車駕臨哭渚次葬依晉王導齊豫章王故事諡曰獻武

弟穎達少好勇使氣穎胄齊建武末行荊州事穎達亦爲西中郎外兵參軍俱在西府齊季多難頗不自安因與兄穎胄舉兵穎達弟穎孚自建鄴爲廬陵人修景智濟引與南歸穎孚緣山逾嶂僅免道中絕糧後因食過飽而卒建康平梁武帝以穎達爲前將軍丹陽尹及受禪贈穎孚右衛將軍封穎達作唐侯位侍中衛尉卿出爲豫章內史意甚憤憤未發前預華林宴酒後於座辭氣不悅沈約因勸酒欲以釋之穎達大罵約曰我今日形容正是汝老鼠所爲何忽復勸我酒舉坐驚愕帝謂之曰汝是我家阿五沈公宿

望何意輕脫若以法繩汝復何理穎達竟無一言唯大涕泣帝心愧之未幾遷江州刺史少時懸瓠歸化穎達長史沈瑀等苛刻爲盜所害衆頗疑穎達或傳謀反帝遣直閣將軍張豹子稱江中討盜實使防之穎達知朝廷之意唯飲酒不知州事後卒於左衛將軍諡康侯子敏嗣位新安太守好射雉未嘗在郡辭訟者遷於畝焉後張弩損腰而卒第七子敦太清初爲魏興太守深州刺史宜豐侯循以爲府長史梁州有古墓名曰尖冢或云張騫墳欲有發者輒開鼓角與外相拒椎埋者懼而退敦謂無此理求自監督及聞唯有銀鏤銅鏡方尺數時居母服清談所貶

衡陽公諶字彥孚高帝絕服族子也祖道清員外郎父仙伯桂陽國下軍宋元徽末武帝在郢欲知都下消息高帝遣諶就武帝宣傳謀計留爲腹心昇明中爲武帝中軍刑獄參軍南東楚太守以勞封安復縣男建元初武帝在東宮諶領宿衛高帝殺張景真武帝令諶敢乞景真命高帝不悅諶懼而退武帝卽位除步兵校尉南蘭陵太守領御仗主齋內兵仗悉委付之心膺密事皆使參掌爲左中郎將後軍將軍太守如故武帝臥疾延昌殿諶在左右宿直上崩遺敕諶領殿內事如舊鬱林卽位深委信諶諶每請急出宿帝通夕不能寐諶還乃安轉衛軍司馬兼衛尉丁母憂敕還本位守衛尉明帝輔政諶回附明帝勸行廢立密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諶親要日久衆皆憚而從之鬱林被廢日初聞外有變

猶密爲手敕呼諶其見信如此諶性險無護身計及廢帝日領兵先入後宮齋內仗身素隸服諶莫有動者海陵立轉中領軍進爵爲公甲仗五十人入直殿內月十日還府建武元年轉領軍將軍左將軍南徐州刺史給扶進爵衡陽郡公明帝初許事尅用諶爲揚州及有此授諶恚曰見炊飯推以與人王曇闡之曰誰復爲蕭諶作甌飭者諶恃勳重干豫朝政明帝新卽位遣左右要人於外聽察具知諶言深相疑阻二年六月上華林園宴諶及尙書令曇等數人盡歡坐罷留諶晚出至華林閣仗身執還入省上遣左右莫智明數諶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朝廷相報政可極此卿恒懷怨望乃云炊飯已熟合甌與人邪今賜卿死諶謂智明曰天去人亦復不遠我與至尊殺高武諸王是卿傳語來去我今死還取卿矣於省殺之至秋而智明死見諶爲崇詔乃顯其過惡收付廷尉諶好左道吳興沈文猷相諶云相不減高帝諶喜曰感卿意無爲人言也至是文猷伏誅諶兄誕字彥偉永明中爲建康令與秣陵令司馬迪之同乘行車前導四卒左丞沈昭略奏凡有鹵簿官共乘不得乘列騎寺請免誕等官詔贖論延興元年歷徐司二州刺史明帝立封安復侯徵爲左衛將軍上欲殺諶以誕在邊鎮拒魏故未及行魏軍退六旬諶誅還梁武帝爲司州別使誅誕子稜妻江淹女字才君聞諶死曰蕭氏皆盡妾何用生慟哭而絕諶弟諒字彥文與諶同豫廢立封西昌侯位太子左衛率誅諶之日輔國將軍蕭季敝敢求收

諫深加排苦乃至手相摧辱諫徐曰已死之人何足至此君不憶相提拔時邪幽冥有知終當相報季徹
羸猛無行善於彌縫高帝時爲諶所獎說故累爲郡守在政貪穢諶輒掩之後爲廣州刺史白日見諫將
兵入城收之少日果爲西江都護周世雄所襲軍敗奔山中爲蛭所啣肉都盡而死慘楚備至後爲村人
所斬論者以爲有天道焉

臨汝侯坦之字君平高帝絕服族子也祖道濟太中大夫父欣祖武進令坦之與蕭諶同族爲東宮直閣
以勤直爲文惠所知除給事中蘭陵令武帝崩坦之率太孫文武度上臺除射聲校尉令如故未拜除正
員郎南營郡太守少帝以坦之文惠舊人親信不離得入內見皇后帝於宮中及出後堂雜狻獬坦之皆
得在側或遇醉後僕袒坦之輒扶持諫喻見帝不可奉乃改附明帝密爲耳目隆昌元年追錄坦之父勳
封臨汝縣男少帝微聞外有異謀憚明帝在臺內敕移西州後在華林園華光殿露著黃縠禪跂牀垂脚
謂坦之曰人言鎮軍與王曇首謀欲共廢我似非虛傳蘭陵所聞云何坦之嘗作蘭陵令故稱之坦之曰
天下寧當有此誰樂無事廢先子邪昔元徽獨在路上走三年人不敢近政坐枉殺孫超杜幼文等故敗
耳官有何事一旦便欲廢立朝貴不容造以論政當是諸尼師母言耳豈可以尼姥言爲信官若無事除
此三人誰敢自保安陸諸王在外寧肯復還道剛之徒何能抗此帝曰蘭陵可好聽察作事莫在人後帝

又季夜遣內左右密賂文季文季不受帝大怒謂坦之曰我賜文季

誰送帝曰內左右坦之曰官若詔敕出賜令舍人主書送往文季

又夜醉乘馬從西步廊向北馳走如此兩三將倒坦之諫不從執

旨道剛扶抱還壽昌殿璚瑁牀上臥又欲起走坦之不能制坦之

問有異密有處分謀未能發始興內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穎基並應還都謀欲待二蕭至藉其威力以

舉事明帝慮事變以告坦之馳謂謀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衛尉明

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政應作餘計耳謀惶遽明日遂廢帝坦之力也海陵

卽位除黃門郎兼衛尉建武元年遷左衛將軍進爵爲侯東昏立爲侍中領軍將軍永元元年母憂起復

職加將軍置府江祚兄弟欲立始安王遙光密告坦之坦之曰明帝取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

今若復作此事恐四海瓦解我其不敢言及遙光起事遣人夜掩取坦之坦之科頭著禪踰墻走逢臺遊

臺主顏端執之坦之謂曰始安作賊遣人見取向於宅奔走欲還臺耳君何見錄端不答而守防逾嚴坦

之謂曰身是大臣夜半奔走君理見疑以爲得罪朝廷若不信自可步往東府參視亦不答端至小街審

之謂曰身是大臣夜半奔走君理見疑以爲得罪朝廷若不信自可步往東府參視亦不答端至小街審

知遙光舉事乃走還未至三十餘步下馬再拜曰今日乞垂將接坦之曰向語君何所道豈容相欺端以馬與坦之相隨去比至新亭道中收遙光所虜之餘得二百許人并有羸仗乃進西掖門開鼓後得入殿內其夕四更主書馮元嗣叩北掖門告遙光反殿內爲之備向曉召徐孝嗣入左將軍沈約五更初聞難馳車走趨西掖門或勸戎服約慮外軍已至若戎衣或者謂同遙光無以自明乃朱服而入臺內部分旣立坦之假節督衆軍討遙光事平遷尙書左僕射丹陽尹右軍如故進爵爲公坦之肥黑無鬚語聲嘶時人號爲蕭瘧剛很專執羣小畏而惜之遙光事平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黃文濟圍坦之宅誅之坦之從兄翼宗爲海陵郡將發坦之謂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他文濟曰海陵宅在何處坦之告之文濟曰政應得罪仍遣收之檢家赤貧唯有質錢帖子數百還以啟帝原其死和帝中興元年追贈坦之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論曰有齊宗室唯始安之後克昌明帝取之以非道遙光濟之以殘酷其卒至顛仆所謂亦以此終者也穎胄荊州之任蓋惟失職及其末途倚伏豈預圖之所致乎謹與坦之俱應顧託旣以傾國亦以覆身各其宜矣

南史卷四十一

南史卷四十一考證

始安王遙光傳太子右率左興盛屯東府門東籬門○屯東府門東籬門一本作屯府東籬門
焚屋宇且盡○屋宇一本作居宇

曲江公遙欣子幾傳好學善草隸書○草閣本作章

南豐伯赤斧子穎胄傳梁武帝復遣天武齋書與穎胄○遣監本誤追今改从梁書

穎胄使別駕宗史撰定禮儀○史應作夫雖梁書宗夫本傳未載此事而云故領軍將軍蕭穎胄深相委
仗每事諮焉其爲夫無疑也

穎胄遣軍拒之而梁武已平江郢圍建康○監本缺郢字今从閣本增入

衡陽公謨傳謨每請急出宿帝通夕不能寐○出宿監本訛宿出今据齊書改正

臨汝侯坦之傳少帝以坦之文惠舊人親信不離得入內見皇后○離各本誤難今改从齊書

建武元年遷左衛將軍○建監本訛孝今从閣本

坦之科頭著禪踰墻走○禪監本誤禪今从齊書

羣小畏而惜之○惜一本作憎應从之

南史卷四十一考證

南史卷四十二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三十二

齊高帝諸子上

齊高帝十九男昭皇后生武帝豫章文獻王疑謝貴嬪生臨川獻王映長沙威王晃羅太妃生武陵昭王暕任太妃生安成恭王暕陸脩儀生鄱陽王鏘晉熙王錄衰脩容生桂陽王鐔何太妃生始興簡王鑑宜都王鏗區貴人生衡陽王鈞張淑妃生江夏王鋒河東王鉉李美人生南平王鏡第九第十第十四第十七皇子早亡衡陽王鈞出繼高帝兄元王後

豫章文獻王疑字宣儼高帝第二子也寬仁弘雅有大成之量高帝特鍾愛焉仕宋爲尚書左戶郎錢唐令高帝破薛索兒改封西陽以先爵賜疑爲晉壽縣侯後爲武陵內史時沈攸之賤伐荊州界內諸蠻遂反五溪禁斷魚鹽羣蠻怨怒西溪蠻王田頭擬殺攸之使攸之責賤千萬頭擬輸五百萬發氣死其弟婁侯寡立頭擬子田都走入獫狁中於是蠻部大亂抄掠至都城下疑遣隊主張英兒擊破之田都自獫狁中請立而婁侯亦歸附疑誅婁侯於郡獄命田都繼其父蠻衆乃安入爲宋順帝驃騎從事中郎諡司徒袁粲

樂謂人曰後來佳器也高帝在領軍府疑居青溪宅蒼梧王夜中微行欲掩襲宅內疑令左右儻刀戟於中庭蒼梧從牆間窺見已有備乃去高帝憂危既切腹心荀伯玉勸帝度江北起兵疑諫曰主上狂凶人不自保單行道路易以立功外州起兵鮮有尅勝於此立計萬不可失及蒼梧殞高帝報疑曰大事已判汝明可早入順帝卽位轉侍中總宮內直衛沈攸之之難高帝入朝堂疑出鎮東府加冠軍將軍及袁粲舉兵夕丹陽丞王遜告變先至東府疑遣帳內軍主戴元孫二千人隨薛道深等俱至石頭焚門之功元孫預焉先是王蘊薦部曲六十人助爲城防實以爲內應也疑知蘊懷貳不給其仗散處外省及難作搜檢皆已亡去上流平後武帝自尋陽還疑出爲都督江州刺史以定策功改封永安縣公仍徙鎮西將軍都督荊州刺史時高帝作輔疑務存約省停府州儀迎物及至州坦懷納善側席思政王儉與疑書曰蕩楚蕭條仍歲多故政荒人散寔須緝理公臨蒞甫爾英風惟穆江建來蘇八荒慕義庾亮以來荊州無復此政古人云朞月有成而公旬日成化豈不休哉初沈攸之欲聚衆開人相告士庶坐執役者甚衆疑至鎮一日遣三千餘人見囚五歲刑以下不連臺者皆原遣以市稅重多所寬假百姓甚悅禪讓之間武帝欲速定大業疑依違其事默無所言建元元年高帝卽位赦詔未至疑先下令蠲除部內昇明二年以前遣員遷侍中尙書令都督揚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豫章郡王會魏軍動詔以疑爲南蠻

校尉荆湘二州刺史都督八州尋給油絡俠望車二年給班劍二十人其夏於南蠻園東南開館立學上表言狀置生三十人取舊族父祖位正佐臺郎年二十五以下十五以上補之置儒林參軍一人文學祭酒一人勸學從事二人行釋菜禮以穀過賤聽人以米當口錢優評斛一百義陽劫帥張羣亡命積年鼓行爲賊義陽武陵天門南平四郡界被其殘破沈攸之連討不禽未乃首用之攸之起事羣從下郢於路先叛結砮於三溪依據深險疑遣中兵參軍虞欣祖爲義陽太守使降意誘納之厚爲禮遣於坐斬首其黨皆散四郡獲安入爲中書監司空揚州刺史都督二州侍中如故加兵置佐以前軍臨川王映府文武配司空疑以將還都修廡宇及路陌東歸部曲不得齋府州物出城發江津士女觀送數千人皆垂泣疑發江陵感疾至都未瘳上深憂慮爲之大赦三年六月壬子赦令是也疾愈上幸東府設金石樂使乘輿至宮六門武帝卽位進位太尉增置兵佐解侍中增班劍三十人建元中武帝以事失旨高帝頗有代嫡之意而疑事武帝恭悌盡禮未嘗違忤顏色故武帝友愛亦深性至孝高帝崩哭泣過度眼耳皆出血永明元年領太子太傅解中書監宋武以來州郡秩俸及雜供給多隨土所出無有定準疑上表請明立定格班下四方永爲恆制從之疑不參朝務而言事密謀多見信納服闋加侍中宋元嘉制諸王入齋閣得白服裙幘見人主唯出太極四廂乃備朝衣自此以來此事一斷上與疑同生相友睦宮內曲宴許依元

嘉嶷固辭不奉敕唯車駕幸第乃白服烏紗帽以待宴焉至於衣服制度動皆陳啟事無專制務從減省並不見許又啟曰北第舊邸本自甚華臣往歲作小眠齋皆補接爲辦無乖格制要是櫨栢之華一時新淨東府又有此齋亦爲華屋而臣頓有二處住止下情竊所未安訊訪東宮玄圃乃有栢屋制甚古拙臣乃欲壞取以奉太子非但失之於前且補接既多不可見移亦恐外物或爲異論不審可有垂許送東府齋理不上荅曰見別紙汝勞疾亦復那得不動何意爲作煩長啟事竟不從三年文惠太子講孝經畢疑求解太傅不許疑常慮盛滿又因宮宴求解揚州授竟陵王子良上終不許曰畢汝一世無所多言武帝卽位後頻發詔拜陵不果行遣疑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沸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兵執牛推問疑不許取絹一疋橫繫牛角放歸其家政在寬厚故得朝野歡心四年唐寓之賊起疑啟上曰此段小寇出於凶愚天網宏罩理不足論但聖明御世幸甚不爾比藉聲聽皆云有由而然但頓小大士庶每以小利奉公不顧所損者大捷籍檢功巧督郵簡小塘藏丁匿口凡諸條制實長怨府此目前交利非天下大計一室之中尙不可精宇宙之內何可周洗公家何嘗不知人多巧古今政以不可細碎故不爲耳爲此者實非乖理但識理者百不有一陛下弟兄大臣猶不能伏理況復天下悠悠萬品怨積聚黨凶迷相類止於一處何足不除脫復多所便成紆紆上荅曰欺巧那可容宋世混亂以爲是不蚊蟻何足爲憂至今都應散

滅吾政恨其不辯大耳亦何時無亡命邪後乃詔聽復籍注是時武帝奢侈後宮萬餘人宮內不容太樂
景弟暴室皆滿猶以爲未足熸後房亦千餘人潁川荀丕獻書於熸極言其失熸咨嗟良久爲書蒼之又
爲之減遣丕字令哲後爲荊州西曹書佐長史王秀與其書題之云西曹荀君丕報書曰第五之位不減
驃騎亦不知西曹何殊長史且人之處世當以德行稱著何遽以一爵高人邪相如不見屈於澠池毛遂
安受辱於郢都造敵臨事僕必先於二子未知足下之貴足下之威孰若秦楚兩王僕以德爲寶足下以
位爲寶各寶其寶於此敬宜於是直題云長史王君時尙書令王儉當朝丕又與儉書曰足下建高人之
名而不顯高人之迹將何以書於齊史哉及南郡綱紀啟荊州刺史隨王子隆請罪丕不自申乃免又上
書極諫武帝言甚直帝不悅丕竟於荊州獄賜死徐孝嗣聞其死曰丕縱有罪亦不應殺數千年後其如
竹帛何五年熸進位大司馬八年給阜輪車尋加中書監固讓熸身長七尺八寸善持容範文物衛從禮
冠百僚每出入殿省皆瞻望嚴肅自以地位隆重深懷退素北宅舊有園田之美乃盛脩理之武帝嘗問
臨川王映居家何事樂映曰政使劉瓛講禮顧愨講易朱廣之講莊老臣與二三諸彥兄弟友生時復擊
贊以此爲樂上大賞之他日謂熸曰臨川爲善遂至於斯熸曰此大司馬公之次弟安得不爾上仍以玉
如意指熸曰未若皇帝之次弟爲善最多也熸常戒諸子曰凡富貴少不驕奢以約失之者鮮矣漢世以

來侯王子弟以驕恣之故大者滅身喪族小者削奪邑地可不戒哉稱疾不利住東城累求還第令世子廉代鎮東府上數幸疑第宋長寧陵隧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是入他家墓內尋人乃徙其表闕麒麟於東岡麒麟及闕形勢甚巧宋孝武於襄陽致之後諸帝王陵皆模範而莫及也永明末車駕數遊幸唯疑陪從上嘗出新林苑同輦夜歸至宮門疑下輦辭出上曰今夜行無使爲尉司所呵也疑對曰京輦之內皆屬臣州願陛下不垂過慮上大笑賜以魏所送氍毹車每幸第不復屏人敕外監曰我往大司馬第是還家耳疑妃庾氏嘗有疾瘳上幸疑邸後堂設金石樂宮人畢至登桐臺使疑著烏紗帽極日盡歡敕疑備家人之禮疑謂上曰古來言願陛下壽比南山或稱萬歲此殆近貌言如臣所懷實願陛下極壽百年亦足矣上曰百年復何可得止得東西一百於事亦濟因相執流涕十年上封疑諸子舊例王子封千戶疑欲五子俱封啟減人五百戶其年疾篤表解職不許賜錢五百萬營功德薨年四十九其日上視疾至薨乃還宮詔斂以袞冕之服温明祕器大鴻臚持節護喪事太官朝夕送祭奠大司馬太傅二府文武悉停過葬詔贈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揚州牧綠綬綬具九服錫命之禮侍中大司馬太傅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虎賁劍百人輜輦車前後部羽葆鼓吹喪葬送儀並依漢東平王蒼故事疑臨終召子子廉子恪曰吾無後當共相勉勵篤睦爲先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富貧此自然理無足以相

陵侮勤學行守基業修闔庭尙閑素如此足無憂患聖主儲皇及諸親賢亦當不以吾沒易情也三日施靈帷香火盤水干飯酒脯檳榔而已朔望菜食一盤加以甘果此外悉省葬後除靈可施吾常所乘輿扇繖朔望時節席地香火盤水酒脯干飯檳榔便足棺器及墓中勿用餘物爲後患也朝服之外唯下鐵環刀一口作冢每令深一二依格莫過度也後堂樓可安佛供養外國二僧餘皆如舊與汝遊戲後堂船乘吾所乘牛馬送二宮及司徒服飾衣裘悉爲功德子廉等號泣奉行武帝哀痛特至蔬食積旬太官朝送祭奠敕王融爲銘云半岳摧峯中河墜月帝流涕曰此正吾所欲言也至其年十二月乃舉樂宴朝臣樂始舉上便歔欷流涕疑薨後第庫無見錢武帝敕貨雜物服飾數百萬起集善寺月給第見錢百萬至上崩乃省疑性沉愛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投書相告置鞞中竟不視取火焚之齋庫失火燒荊州還資評直三千餘萬主局各杖數十而已疑薨後忽見形於沈文季曰我未應便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靡不差湯中復加藥一種使利不斷吾已訴先帝先帝許還東邸當判此事因胸中出青紙文書示文季曰與卿少舊因卿呈上俄失所在文季祕而不傳甚懼此事少時太子薨又嘗見形於第後園乘腰輿指麾處分呼直兵直兵無手板左右授一玉手板與之謂曰橘樹一株死可覓補之因出後園闔直兵倒地仍失手板羣吏中南陽樂藹彭城劉繪吳郡張稷最被親禮藹與竟陵王子良賤欲率荆江湘三州僚吏

建碑託中書侍郎劉繪營辦藹又與右率沈約書請爲文約荅曰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
偶三絕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迄乃有碑無文況文獻王冠冕彝倫儀形寓內自非一代辭宗難
或與此約閭閻鄙人名不入第歟酬今旨便是以禮許人聞命慙顏已不覺汗之霑背也建武中第二子
子恪託約及太子詹事孔珪爲文妃庾氏有女功婦德疑甚重之宋時武帝及疑位宦尙輕家又貧薄庾
氏常徹己捐身以相營奉兄弟每行來公事晚還飢疲躬營飲食未嘗不迎時先辦雖豐儉隨事而香淨
適口穆皇后不自營又不整潔上亦以此貴之又不妬忌疑倍加敬重疑薨後少時亦亡

子廉字景藹初疑養魚復侯子響爲嗣子子廉封永新侯子響還本子廉爲世子位淮陵太守太子中舍
人前將軍善撫諸弟十一年卒贈侍中諡哀世子子元琳嗣梁武受禪詔曰豫章王元琳故竟陵王昭胄
子同齊氏宗國高武嫡胤宜祚井邑以傳于後降封新塗侯

子廉弟子恪字景冲永明中以王子封南康縣侯年十二和從兄司徒竟陵王子良高松賦衛軍王儉見
而奇之建武中爲吳郡太守及大司馬王敬則於會稽反奉子恪爲名而子恪奔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遙
光勸上併誅高武諸子孫於是並敕竟陵王昭胄等六十餘人入永福省令大醫煮椒二斛并命辦數十
具棺材謂舍人沈徽孚曰椒熟則一時賜死期三更當殺之會上暫臥主書單景雋敢依旨斃之徽孚堅

執曰事須更審爾夕三更子恪徒跣奔至建陽門上闕驚覺曰故當未賜諸侯命邪微乎以荅上撫牀曰
遙光幾誤人事及見子恪顧問流涕諸侯悉賜供饌以子恪爲太子中庶子東昏卽位爲侍中中興二年
爲相國諮議參軍梁天監元年降爵爲子位司徒左長史子恪與弟子範等嘗因事入謝梁武帝在文德
殿引見謂曰夫天下之寶本是公器苟無期運雖有項籍之力終亦敗亡宋孝武爲性猜忌兄弟粗有令
名者無不因事鳩毒所遺唯景和至朝臣之中疑有天命而致害者枉濫相繼于時雖疑卿祖無如之何
如宋明帝本爲庸常被免豈疑得全又復我于時已年二歲彼豈知我應有今日當知有天命者非人所
害亦不能得我初建康城朝廷內外皆勸我云時代革異物心須一宜行處分我于時依此而行誰
謂不可政言江左以來代謝必相誅戮此是傷於和氣國祚例不靈長此是一義二者齊梁雖曰革代義
異往時我與卿兄弟宗屬未遠卿勿言兄弟是親人家兄弟自有周旋者不周旋者況五服之屬邪齊業
之初亦是甘苦共嘗腹心在我卿兄弟年少理當不悉我與卿兄弟便是情同一體豈當都不念此作行
路事此是二義且建武屠滅卿門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恥亦是爲卿兄弟報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
時撥亂反正我雖起樊鄧豈得不釋戈推奉我今爲卿報仇且時代革異望卿兄弟盡節報我耳且我自
藉喪亂代明帝家天下不取卿家天下昔劉子輿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復可得

況子與乎梁初人勸我相誅滅者我荅之猶如向言若苟有天命非我所殺若其無運何忽行此政是示無度量曹志親是魏武帝孫入事晉武爲晉室忠臣此卽卿事例卿是宗室情義異他方坦然相期小待自當知我寸心又文獻王時內齋直帳闈人趙叔祖天監初入臺爲齋帥在壽光省武帝呼問曰汝比見北第諸郎不若見道我此意今日雖是革代情同一家但今盤石未立所以未得用諸郎非唯在我未宜我亦是欲使諸郎得安耳但閉門高枕後自當見我心叔祖卽出具宣敕意子恪普通三年累遷都官尙書四年轉吏部大通二年出爲吳郡太守卒官諡曰恭子子恪兄弟十六人並入梁有文學者子恪子質子顯子雲子暉子恪常謂所親曰文史之事諸弟備之矣不煩吾復牽率但退食自公無過足矣子恪亦涉學頗屬文隨棄其本故不傳文集子恪次弟子操封泉陵侯王侯出身官無定準素姓三公長子一人爲員外郎建武中子操解褐爲給事中自此齊末皆以爲例永泰元年兄南康侯子恪爲吳郡太守避王敬則難歸以子操爲吳郡太守永元中爲黃門郎子操弟子範字景則齊永明中封祁陽縣侯拜太子洗馬天監初降爵爲子位司徒主簿丁所生母憂去職子範有孝性居喪以毀聞服闋累遷大司馬南平王從事中郎王愛文學士子範偏被恩遇常曰此宗室奇才也使製千字文其辭甚美王命記室蔡遵注釋之自是府中文筆皆使具草後爲臨賀王正德長史正德遷丹陽尹復爲正德信威長史領尹丞歷官十

餘年不出蕃府而諸弟並登顯列意不能平及是爲到府牋曰上書首僚於茲再忝河南雌伏自此重叨老少異時盛衰殊日雖佩恩寵還羞年鬢少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略相比而風采容止不逮故宦途有優劣每議漢書杜緩傳云六弟五人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最知名常吟諷之以況己也後爲祕書監簡文卽位召爲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以逼賊不拜其年葬簡皇后使製哀策文理哀切帝謂武林侯蕭詒曰此段莊陵萬事零落唯哀冊尙有典刑敕賚米千石子範無居宅尋卒於招提寺僧房賊平元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文前後文集三十卷子滂確並少有文章簡文在東宮時嘗與邵陵王數諸蕭文士滂確並預焉滂位中軍宣城王記室先子範卒確位司徒右長史魏平江陵入長安滂弟乾字思惕容止雅正性恬簡善隸書得叔父子雲之法九歲補國子周易生祭酒袁昂深敬重之仕梁爲宣城王諮議參軍陳武帝鎮南徐州引爲司空從事中郎及受命永定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時熊曇朗在豫章周迪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建安共相連結閩中豪帥立誓自保武帝患之令乾往諭以逆順謂曰昔陸賈南征趙佗歸順隨何奉使黥布來臣追想清風髣髴在目卿宜勉建功名不煩更勞師旅乾至示以逆順所在款附其年就除建安太守天嘉二年留異反陳寶應助之又資周迪兵糧出寇臨川因逼建安乾單使臨郡不能守乃棄郡以避寶應時閩中宰守並受寶應署置乾獨不屈徙居郊野及寶應平都

督章昭達以聞文帝甚嘉之超授五兵尚書卒諡靜子

子顯字景陽子範弟也幼聰慧凝偏愛之七歲封盩都縣侯梁天監初降爲子位太尉錄事參軍子顯身

長八尺狀貌甚雅好學工屬文嘗著鴻序賦尚書令沈約見而稱曰可謂明道之高致蓋幽通之流也又

採衆家後漢考正同異爲一家之書又取撰齊史書成表奏詔付祕閣累遷邵陵王友後除黃門郎中大

通二年遷長兼侍中梁武帝雅愛子顯才又嘉其容止吐納每御筵侍坐偏顧訪焉嘗從容謂曰我造通

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讚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同復在茲日時以爲名對

三年以本官領國子博士武帝製孝經義未列學官子顯在職表置助教一人生十人又啟撰武帝集并

普通北伐記遷國子祭酒加侍中於學遞述武帝五經義遷吏部尚書侍中如故子顯風神灑落雍容閑

雅簡通賓客不畏鬼神性愛山水爲伐社文以見其志飲酒數斗頗負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

言但舉扇一搗而已衣冠竊恨然簡文素重其爲人在東宮時每引與促宴子顯嘗起更衣簡文謂坐客

曰常聞異人間出今日始見知是蕭尚書其見重如此出爲吳興太守卒時年四十九詔贈侍中中書令

及請諡手敕曰恃才傲物宜諡曰驕子顯嘗爲自序其略云余爲邵陵王友忝還京師遠思前比卽楚之

唐宋梁之嚴鄒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

夜早鴈初驚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且前代賈傅崔馬邯鄲繆路之徒並以文章顯所以屢上
歌頌自比古人天監六年始預九日朝宴稠人廣坐獨受旨云今雲物甚美卿將不斐然賦詩詩既成又
降旨曰可謂才子余退謂人曰一顧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賈誼何如哉未易當也每有製作特寡思功須
其自來不以力構少來所爲詩賦則鴻序一作體兼衆製文備多方頗爲好事所傳故虛聲易遠子顯所
著後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卷普通北伐記五卷貴儉傳三卷文集二十卷子序愷並少知名序太清中
位中庶子卒愷太子家令愷才學譽望時論以方其父簡文在東宮早引接之時中庶子謝暉出守建安
於宣猷堂餞飲並召時才賦詩同用十五劇韻愷詩先就其辭又美簡文與湘東王令曰王筠本自舊手
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爲才子先是太學博士顧野王奉令撰玉篇簡文嫌其書詳略未當以愷博學於文
字尤善使更與學士刪改太清中卒於侍中子顯弟子雲

子雲字景喬年十二齊建武四年封新浦縣侯自製拜章便有文采梁天監初降爵爲子及長勤學有文
藻弱冠撰晉書至年二十六書成百餘卷表奏之詔付祕閣子雲性沉靜不樂仕進風神閑廣任性不羣
夏月對賓客恆自裸袒而兄弟不睦乃至吉凶不相弔問時論以此少之年三十方起家爲祕書郎遷太
子舍人撰東宮新記奏之敕賜東帛累遷丹陽郡丞湘東王繹爲丹陽尹深相賞好如布衣之交中大通

三年爲臨川內史在郡以和理稱人吏悅之遷除散騎常侍歷侍中國子祭酒梁初郊廟未革牲粢樂辭皆沈約撰至是承用子雲敢宜改之敕答曰此是主者守株宜急改也仍使子雲撰定敕曰郊廟歌辭應須典誥大語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舛謬子雲作成敕並施用子雲書草隸爲時楷法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嘗答敕云臣昔不能拔賞隨時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事而已十許年始見敕自論書一卷商略筆狀洞徹字體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其書迹雅爲武帝所重帝嘗論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出爲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鄴求書逢子雲爲郡維舟將發使人於渚候次之望船三十許步行拜行前子雲遣問之答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子雲乃爲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性吝自外答餉不書好紙好事者重加賂遺以要酬答太清元年復爲侍中國子祭酒二年侯景寇逼子雲逃民間三年宮城失守奔晉陵餒卒于顯雲寺僧房年六十三所著晉書一百一十卷東宮新記二十卷子特字世達早知名亦善草隸時人比之衛恒衛瓘武帝嘗使特書及奏帝曰子敬之迹不及逸少蕭特之書遂逼於父位太子舍人海鹽令坐事免先子雲卒遺啟簡文求爲墓誌銘帝爲製銘焉

子雲弟子暉字景光少涉學亦有文才性恬靜寡嗜欲嘗預重雲殿聽制講三慧經退爲講賦奏之甚見賞卒於驃騎長史

南史卷四十二

南史卷四十一考證

豫章文獻王疑傳江建來蘇○建一本作漢又下文古人云葺用有成而公旬日成化豈不休哉用作月似俱應从之

上數幸疑第○第各本作俱訛弟今改正

子廉弟子恪傳使製千字文其辭甚美王命詔室蔡邕注釋之○此與梁書同惟隋書經籍志云千字文一卷梁國子祭酒蕭子雲注與此異

子雲傳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鍾監本訛鐘今改正

南史卷四十二考證

南史卷四十三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三十三

齊高帝諸子下

臨川獻王映字宣光高帝第三子也少而警悟美言笑善容止仕宋位給事黃門侍郎南兗州刺史留心吏事自下莫不肅然令行禁止高帝踐阼爲雍州刺史加都督封臨川王嘗致錢還都買物有獻計者於江陵買貨至都還換可得微有所增映笑曰我是賈客邪乃復求利改授都督揚州刺史莅事聰敏府州曹局皆重足以奉禁令自宋彭城王義康以後未之有也永明元年爲侍中驃騎將軍五年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七年薨映善騎射解聲律工左右書左右射應接賓客風韻韶靡及薨朝野莫不惋惜贈司空九子皆封侯長子子晉永元初爲侍中入梁爲高平太守第二子子游州陵侯爲黃門侍郎謀反兄弟並伏誅

長沙威王晃字宣明高帝第四子也少有武力爲高帝所愛昇明二年代兄映爲淮南宣城二郡太守晃便弓馬初沈攸之事起晃多從武容赫奕都街時人爲之語曰煥煥蕭四繖其年遷西中郎將豫州刺史

監三州諸軍事高帝踐阼晁每陳政事輒爲典籤所裁晁殺之上大怒手詔賜杖遷南徐州刺史加都督
武帝爲皇太子拜武進陵於曲阿後湖鬪隊使晁御馬軍上聞之又悅臨崩以晁屬武帝處以鞶帶近
蕃勿令遠出永明元年以晁爲都督南徐州刺史入爲中書監時禁諸王蓄仗在都下者唯置捉刀左右
四十人晁愛武飾罷徐州還私載數百人仗還都爲禁司所覺投之江中帝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
疑稽首流涕曰晁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白象白象晁小字也上亦垂泣高帝大漸時戒武帝曰
宋氏若骨肉不相圖佗族豈得乘其弊汝深戒之故武帝終無異意晁亦不見親寵當時論者以武帝
優於魏文減於漢明後拜車騎將軍侍中薨贈開府儀同三司武帝常幸鍾山晁從駕以馬稍刺道邊枯
藥上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稍不出乃令晁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每遠州獻駿馬上輒令晁
於華林中調試之高帝常曰此我家任城也武帝緣此意故諡曰威

武陵昭王暉字宣昭高帝第五子也母羅氏從高帝在淮陰以罪誅暉年四歲思慕不異成人每慟吐血
高帝敕武帝曰三昧至性如此恐不濟汝可與共住每抑割之三昧暉小字也故暉見愛高帝雖爲方伯
而居處甚貧諸子學書無紙筆暉常以指畫空中及畫學學字遂工篆法少時又無碁局乃破荻爲片縱
橫以爲碁局指點行勢遂至名品性剛穎偏出與諸王共作短句詩學謝靈運體以呈高帝帝報曰見汝

二十字諸兒作中最高優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辯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顏延之抑其次也建元二年爲會稽太守加都督上遣儒士劉瓛往郡爲臯講五經武帝卽位歷中書令祠部尙書丞現或言臯有非常之相以此自負武帝聞之故無寵未嘗處方岳於御坐曲宴醉伏地貂抄肉桦帝笑曰汗貂對曰陛下愛其羽毛而疎其骨肉帝不悅性輕財重義有古人風罷會稽還都齋中錢不滿萬俸祿所入皆與參佐賓僚共之常曰兄作天子何畏弟無錢居止附身所須而已名後堂山爲首陽蓋怨貧薄也嘗於武帝前與竟陵王子良圍碁子良大北及退豫章文獻王謂臯曰汝與司徒手談故當小相推讓答曰臯立身以來未嘗一口妄語執心疎婞偏不知悔好文章射爲當時獨絕琅邪王瞻亦稱善射而不及臯也武帝幸豫章王疑東田宴諸長王獨不召臯疑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上仍呼使射屢發命中顧四坐曰手何如上神色甚怪疑曰阿五常日不爾今可謂仰藉天威帝意乃釋後於華林射賭凡六箭五破一皮賜錢五萬文又上舉酒勸臯曰陛下常不以此處許臣上回面不答豫章王於邸起土山列種桐竹號爲桐山武帝幸之置酒爲樂顧臨川王映王邸亦有嘉名否映曰臣好栖靜因以爲稱又問臯臯曰臣山卑不曾栖靈昭景唯薇蕨直號首陽山帝曰此直勞者之歌也久之出爲江州刺史上以臯方出鎮求其宅給諸皇子遣舍人喻旨臯曰先帝賜臣此宅使臣歌哭有所陛下欲以州易宅臣請不以宅易州帝

恨之至鎮百餘日典鐵趙渥之啟彙得失徵還爲左戶尙書遷太常卿累不得志冬節問訊諸王皆出彙獨後來上已還便殿聞彙至引見問之彙稱牛羸不能取路上敕車府給副御牛一頭敕主客自今諸王來不隨例者不復爲通公事還過竟陵王子良宅冬月道逢乞人脫襦與之子良見彙衣單進襦於彙曰我與向人亦復何異尙書令王儉詣彙留儉設食盤中菘菜鮪魚而已儉重其率真爲飽食盡歡而去尋爲丹陽尹始不復置行事自得親政轉侍中護軍將軍給沖絡車又給扶三人武帝崩遺詔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行在殯竟陵王子良在殿內太孫未至衆論喧疑彙衆中言曰若立長則應在我立嫡則應立太孫及鬱林立甚見馮賴隆昌元年薨贈司空班劍二十人

安成恭王暲字宣曜高帝第六子也性清和多疾歷位南中郎將江州刺史侍中領步兵校尉中書令永明元年爲散騎常侍祕書監領石頭戍事及夏薨

鄱陽王鏘字宣韶高帝第七子也建元末武帝卽位爲雍州刺史加都督武帝服除鏘方還始入覲拜便流涕武帝愕然問其故鏘收淚曰臣違奉彌年今奉顏色聖顏損瘦所以泣耳武帝歎曰我復是有此一弟累遷丹陽尹永明十年爲領軍將軍鏘和悌美令性謹慎好文章有寵於武帝領軍之授齊室諸王所未爲鏘在官理事無擁當時稱之車駕游幸常甲仗衛從恩待次豫章王疑其年給油絡車隆昌元年轉

尙書左僕射遷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佐鏘雍容得物情爲鬱林依信鬱林心疑明帝諸王問訊獨留鏘謂曰聞鸞於法身何如鏘曰臣鸞於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年皆尙少朝廷之幹唯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爲慮鬱林退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旣不同我不能獨辦且復小聽及鬱林廢鏘竟不知延興元年進位司徒侍中如故明帝鎮東府權威稍異鏘每往明帝屣履至車迎鏘語及家國言淚俱下鏘以此推信之而宮臺內皆屬意於鏘勸令入宮發兵輔政制局監謝粲說鏘及隨王子隆曰殿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子置朝堂二王夾輔號令粲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宣城公政當投井求活豈有一步動哉東城人政共縛送耳子隆欲定計鏘以上臺兵力旣悉度東府且慮難捷意甚猶豫馬隊主劉巨武帝時舊人詣鏘請問叩頭勸鏘立事鏘命駕將入復回還內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行典籤知謀告之數日明帝遣二千人圍鏘宅害鏘謝粲等皆見殺凡諸王被害皆以夜遣兵圍宅或斧斫關排牆叫噪而入家財皆見封籍焉

桂陽王鏘字宣朗高帝第八子也永明七年爲中書令加散騎常侍時鄱陽王鏘好文章鏘好名理人稱爲鄱桂鏘清羸有冷疾常枕臥武帝臨視賜牀帳衾褥性理偏說遇其賞與則詩酒連日情有所廢則兄弟不通隆昌元年加前將軍給油輅車并給扶二人鄱陽王見害鏘遷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不自安

至東府見明帝及出處分存亡之計謂侍讀山棕曰吾前日覲王王流涕嗚咽而陽隨鄱郡見誅今日見王王又流涕而有愧色其在吾邪其夜三更中兵至見書

始興簡王鑑字宣徹高帝第十子也性聰警年八歲喪所生母號慕過人數日中便至骨立豫章文獻王聞之撫其首嗚咽謂高帝曰此兒操行異人恐其不濟高帝亦悲不自勝初封廣興郡王袁彖時爲祕書丞早有令譽高帝盛重鑑乃以彖爲友後改封始興自晉以來益州刺史皆以良將爲之宋泰始中益州市橋忽生小洲道士邵碩見之曰當有貴王臨州劉亮爲刺史齋前石榴樹陵冬生華亮以問碩碩曰此謂狂華宋諸劉滅亡之象後二年君當終後九載宋當滅滅後有王勝憲來作此州冀爾時蜀土平碩始康人元徽二年忽告人云吾命終因臥而死後人見碩在荆州上明以一隻故履縛左脚而行甚疾遂不知所之永明二年武帝不復用諸將爲益州始以鑑爲益州刺史督益寧二州軍事加鼓吹一部勝憲反語爲始興碩言於此乃驗先是劫帥韓武方常聚黨千餘人斷流爲暴郡縣不能禁行旅斷絕鑑行至上明武方乃出降長史虞棕等咸請殺之鑑曰武方爲暴積年所在不能制今降而被殺失信且無以勸善於是敗臺果被宥自是巴西蠻夷凶惡皆望風降附行次新城道路籍籍云陳顯達大選士馬不肯就徵巴西太守陰智伯亦以爲然乃停新城十許日遣典籤張曇暫往觀形勢俄而顯達遣使人郭安明朱公

恩奉書貢遣咸勸鑑執之鑑曰顯達立節本朝必自無此曩哲還若有同異執安明等未晚居二日曩哲還說顯達遣家累已出城日夕望殿下至於是乃前時年十四好學善屬文不重華飾器服清素有高士風與記室參軍蔡仲熊登張儀樓商略先言往行及蜀土人物鑑言辭和辯仲熊應對無滯當時以爲盛事州城北門常閉不開鑑問其故於虞悰悰答曰蜀中多夷暴有時抄掠至城下故相承閉之鑑曰古人云善閉無關鑰且在德不在門卽令閉之戎夷慕義自是清謐於州園地得古冢無復棺但有石槨銅器十餘種並古形玉璧三枚珍寶甚多不可皆識金銀爲蠶蛇形者數斗又以朱沙爲阜水銀爲池左右咸勸取之鑑曰皇太子昔在雍有發古冢者得玉鏡玉屏風玉匣之屬皆將還都吾意常不同乃遣功曹何佇爲之起墳諸寶物一不得犯性甚清在蜀積年未嘗有所營造資用一歲不滿三萬王儉常歎云始興王雖尊貴而行履都是素士時有廣漢什邡人段祖以淳于獻鑑古禮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筓銅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縣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苜蓿當心跪注淳于以手振芒則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古所以節樂也五年鑑獻龍角一枚長九尺三寸色紅有文九年爲散騎常侍祕書監領石頭戍事上以與鑑久別車駕幸石頭宴會賞賜尋遷左衛將軍未拜遇疾上爲南康王子琳起青陽巷第新城車駕與後宮幸第樂飲其日鑑疾上遣騎詔問疾相繼爲之止樂

尋堯

江夏王鋒字寶穎高帝第十二子也母張氏有容德宋蒼梧王逼取之又欲害鋒高帝甚懼不敢使居舊宅匿於張氏舍時年四歲性方整好學書張家無紙札乃倚井欄爲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如此者累月又晨興不肯拂牕塵而先畫塵上學爲書字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卽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賞鳳尾矣至十歲便能屬文武帝時藩邸嚴急諸王不得讀異書五經之外唯得看孝子圖而已鋒乃密遣人於市里街巷買圖籍葺月之間殆將備矣好琴書蓋亦天性常觀武帝賜以寶裝琴仍於御前鼓之大見賞帝謂鄱陽王鏘曰閣黎琴亦是柳令之流亞其既事事有意吾欲試以臨人鏘曰昔鄒忌鼓琴威王委以國政乃出爲南徐州刺史嘗與人交行事王文和別駕江祐等皆相友善後文和被徵爲益州置酒告別文和流淚曰下官少來未嘗作詩今日違戀不覺文生於性王儉聞之曰江夏可謂善變素絲也工書爲當時蕃王所推南郡王昭業亦稱工謂武帝曰臣書固應勝江夏王武帝答閣黎第一法身第二法身昭業小名閣黎鋒小名也隆昌元年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尋加祕書監及明帝知權蕃邸危懼江祐嘗謂王晏曰江夏王有才行亦善能匿迹以琴道授羊景之景之著名而江夏掩能於世非唯七絃而已百氏亦復如之鋒聞歎曰江祐遂復爲混沌書眉欲益反弊耳真人聲酒是耽狗馬是好豈復

一豪於平生哉當時以爲話言常忽忽不樂著修柏賦以見志曰既殊羣而抗立亦含貞而挺正豈春日之自芳在霜下而爲盛衝風不能摧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雖坎壈於當年度後凋之可詠時鼎業潛移鋒獨慨然有匡復之意逼之行事典籤故不遂也嘗見明帝言次及遙光才力可委之意鋒答曰遙光之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皇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明帝失色鋒有武力明帝殺諸王鋒與書請責左右不爲通明帝深憚之不敢於第收之鋒出登車兵人欲上車防勒鋒以手擊却數人皆應時倒地遂逼害之江敦聞其死流涕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鋤其修柏之賦乎

南平王銳字宣毅高帝第十五子也位左戶尚書朝直勤謹末嘗屬疾永明七年出爲南中郎將湘州刺史延興元年明帝作輔害諸王遣裴叔業平尋陽仍進湘州銳防閤周伯玉大言於衆曰此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兵匡社稷誰敢不同銳典籤叱左右斬之銳見害伯玉下獄誅

宜都王鏗字宣儼高帝第十六子也生三歲喪母及有識問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食自悲不識母常祈請幽冥求一夢見至六歲遂夢見一女人云是其母鏗悲泣向薈左右說容貌衣服事皆如平生聞者莫不歎歎清悟有學行永明十一年爲南豫州刺史都督二州軍事雖未經庶務而雅得人心舉動每爲籤帥所制立意多不得行州鎮姑熟于時人發桓温女冢得金巾箱織金篋爲嚴器又有金蠶銀

璽等物甚多條以啟聞鬱林敕以物賜之鏗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豈可熟念使長史蔡約自往修復纖毫不犯年十歲時與吉景曜商略先言往行左右誤排榴屏風倒壓其背神色不異言談無輟亦不顧視彌善射常以塙的大闊曰終日射侯何難之有乃取甘蔗插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永明中制諸王年未三十不得畜妾及武帝晏駕後有勸取左右者鏗曰在內不無使役既先朝遺旨何忍而違及延興元年明帝誅高武文惠諸子鏗聞之馮左右從容雅步詠陸機弔魏武云昔以四海爲己任死則以愛子託人如此者三左右皆泣後果遣呂文顯齎藥往夜進聽事正逢八關齋鏗上高坐謂文顯曰高皇昔寵任君何事乃有今日之行答云出不獲已於是仰藥時年十八身長七尺鏗狀似兄疑咸以國器許之及死有識者莫不痛惜初鏗出閣時年七歲陶弘景爲侍讀八九年中甚相接遇後弘景隱山忽夢鏗來慘然言別云某日命過無罪後三年當生某家弘景訪以幽中事多祕不出覺後卽遣信出都參訪果與事符同弘景因著夢記云

晉熙王鉉字宣攸高帝第十八子也隆昌元年位郢州刺史延興元年見書

河東王鉉字宣胤高帝第十九子也母張氏有寵於高帝鉉又最幼尤所留心高帝臨崩以屬武帝武帝甚加意焉爲納柳世隆女爲妃武帝與羣臣看新婦流涕不自勝豫章王疑亦哽咽及明帝誅高帝諸子

以鉉高帝所愛亦以才弱年幼故得全初鉉年三四歲高帝嘗晝臥纏髮鉉上高帝腹上弄繩高帝因以繩賜鉉及崩後鉉以寶函盛繩歲時輒開視流涕嗚咽人才甚凡而有此一至建武中高武子孫憂疑鉉朝見常鞠躬俯偃不敢正行直視尋遷侍中衛將軍鉉年稍長四年誅王曇以謀立鉉爲名鉉免官以王還第禁不得與外人交通永泰元年明帝暴疾甚乃見害聞收至欣然曰死生命也終不數建安乞爲奴而不得仰藥而卒鉉二子在孩抱亦見殺

論曰豫章文獻王瑋璋之質夙表天姿行己所安率由忠敬雖代宗之議早隆皇矚而天倫之愛無虧永明故知爲仁由己不虛言也自宋受晉終馬氏遂爲廢姓齊受宋禪劉宗盡見隸夷梁武革齊弗取前轍子恪兄弟並皆錄用雖見梁武之弘裕亦表文獻之餘慶昔陳思表云權之所存雖疎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原夫此言實存固本然就國之典旣隨代革卿士入朝作貴蕃輔皇王詭體同稟尊極仕無常資秩有恆數禮地兼隆易生猜疑武帝顧命情深尊嫡密圖遠算意在求安以明帝同起布衣用存顧託遂韜承命於近戚寄重任於疎親以爲子弟布列外有強大之固支庶中立可息覬覦之謀表裏相維濟隆家國會不慮機能還衡權可制衆宗族殲滅一至於斯曹植之言遠有致矣

南史卷四十三

南史卷四十三考證

始興簡王鑑傳道士邵碩見之曰當有貴王臨州○王監本訛一今改从閣本
時有廣漢什邡人段祖以淳于獻鑑古禮器也○邠一本作邠

宜都王鏗傳左右誤排構榴屏風倒壓其背○構閣本作楠又榴一本作榴誤

史臣論禮地兼隆易生猜疑○猜疑閣本作推疑

遂韜承命於近戚○永一本作末

南史卷四十三考證

南史卷四十四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三十四

齊武帝諸子

文惠諸子

明帝諸子

武帝二十三男穆皇后生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子良張淑妃生廬陵王子卿魚復侯子響周淑儀生安陸王子敬建安王子真阮淑媛生晉安王子懋衡陽王子峻王淑儀生隨郡王子隆蔡婕妤生西陽王子陸王子敬容華生南海王子罕傅充華生巴陵王子倫謝昭儀生邵陵王子貞江淑儀生臨賀王子岳庾昭容明樂容華生西陽王子文荀昭華生南康王子琳顏婕妤生永陽王子珉宮人謝生湘東王子建何充華生南郡王子夏第六第十二第十五第二十二皇子早亡子珉繼衡陽元王後

文惠皇太子長懋字雲喬小字白澤武帝長子也武帝年未弱冠而生太子姿容豐美為高帝所愛宋元徽末除祕書郎不拜板輔國將軍遷晉熙王撫軍主簿事宣武帝遣太子還都高帝方創霸業心存嫡嗣謂太子曰汝還吾事辦矣處之府東齋令通文武賓客謂荀伯玉曰我出行日城中軍悉受長懋節度我雖不行內外直防及諸門甲兵悉令長懋時履行轉祕書丞以與宣帝諱同不就歷中書黃門侍郎昇

明三高帝年將受禪以襄陽兵馬重鎮不欲處他族出太子爲雍州刺史加都督北中郎將監蠻校尉建元元年封南郡王江左嫡皇孫封王始自此也先是梁州刺史范柏年頗著威名沈攸之事起候望形勢事平朝廷遣王玄邈代之玄邈已至柏年遲回魏興不肯下太子慮其爲變乃遣說之許啟爲府長史及至襄陽因執誅之二年徵爲侍中中軍將軍置府鎮石頭穆妃薨成服日車駕出臨喪朝議疑太子應出門迎左僕射王儉曰尋禮記服闋君所主夫人喪太子嫡婦言國君爲此三人爲主喪也今鑿與臨降自以主喪而至雖因事撫慰義不在弔南郡以下不應出門奉迎但尊極所臨禮有變革權去杖經移立戶外足表情敬無煩止哭皇太子旣一宮之主自應以車駕幸宮依常奉候旣當成服之日吉凶不相干宜以衰曠行事望拜止哭率由舊章尊駕不以臨弔奉迎則惟常體求之情禮如爲可安又其年九月有閏小祥疑應計閏儉又儀以爲三百六旬尙書明義文公納幣春秋致譏故先儒葺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所以吳商云舍閏以正葦允協情理沒閏之理固在言先並從之武帝卽位爲皇太子初高帝好左氏春秋太子承旨諷誦以爲口實及正位東儲善立名尙解聲律工射飲酒至數斗而未嘗舉盃從容有風儀音韻和辯引接朝士人人自以爲得意文武士多所招集會稽虞炎濟陽范岫汝南周顒陳郡襄廓並以學行才能應對左右而武人略陽垣厯生襄陽蔡道貴拳勇秀出當時以比關羽張飛其餘安

定梁天惠平原劉孝慶河東王世興趙郡李居士襄陽黃嗣祖魚文康綯之徒並爲後來名將永明三年於崇正殿講孝經少傅王儉令太子僕周顒撰爲義疏五年冬太子臨國學親臨策試諸生於坐問少傅王儉曲禮云無不敬義儉及竟陵王子良等各有酬答太子又以此義問諸學生謝幾卿等一十人並以筆對太子問王儉周易乾卦本施天位而說卦云帝出乎震震本非天義豈當相左儉曰乾健震動天以運爲德故言帝出乎震儉又諮太子孝經仲尼居曾子侍義臨川王映諮孝爲德本義太子並應機酬荅甚有條貫明年上將訊丹陽所領囚爲南北二百里內獄詔太子於玄圃園宣猷堂錄三署囚原有各有巷上晚年好游宴尙書曹事亦分送太子省視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俱好釋氏立六疾館以養窮人而性頗奢麗宮內殿堂皆雕飾精綺過於上宮開拓玄圃園與臺城北塹等其中起出土地閣樓觀塔宇窮奇極麗費以千萬多聚異石妙極山水慮上宮中望見乃旁列修竹外施高郭造游觀數百間施諸機巧宜須郭蔽須臾成立若應毀撤應手遷徙製珍玩之物織孔雀毛爲裘光彩金翠過於雉頭違矣以晉明帝爲太子時立西池乃啟武帝引前例求於東田起小苑上許之永明中二宮兵力全實太子使宮中將吏更番築役營城包巷制度之盛觀者傾都上性雖嚴太子所爲無敢啟者後上幸豫章王宅還過太子東田見其彌亘華遠壯麗極目於是大怒收監作主帥太子懼皆藏之由是見責太子素疾體又過壯常

在宮內簡於遨遊玩弄羽儀多所僭擬雖咫尺宮禁而上終不知又使徐文景造輦及乘輿御物虎賁雲罕之屬上嘗幸東宮忽忽不暇藏輦文景乃以佛像內輦中故上不疑文景父陶仁時爲給事中謂文景曰終當滅門政當掃墓待喪耳乃移家避之其後文景竟賜死陶仁遂不哭時人以爲有古人風十年豫章王疑薨太子見上友于旣至造碑文奏之未及鐫勒十一年春正月太子有疾上自臨視有憂色疾篤上表告辭薨於東宮崇明殿時年三十六太子年始過立久在儲宮得參政事內外百姓私咸謂旦暮繼體及薨朝野驚惋焉上幸東宮上臨哭盡哀詔斂以袞冕之服諡曰文惠葬崇安陵有司奏御服朞朝臣齊衰三月南郡國臣齊衰朞臨汝曲江國臣並不服六宮不從服武帝履行東宮見太子服玩過制大怒敕有司隨事毀除以東田殿堂處爲崇虛館鬱林立追尊爲文帝廟稱世宗初太子惡明帝密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色中殊不悅此人當由其福德薄所致子良便苦救解後明帝立果大相誅書

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武帝第二子也幼聰敏武帝爲贛縣時與裴后不諧遣人船送后還都已登路子良時年小在庭前不悅帝謂曰汝何不讀書子良曰孃今何處何用讀書帝異之卽召后還縣仕宋爲邵陵王友時宋道衰謝諸王微弱故不廢此官昇明三年爲會稽太守都督五郡封聞喜公宋元嘉中皆責成郡縣孝武後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公役勞擾高帝踐阼子良陳之請息其弊子良

敦義愛古郡人朱百年有至行先卒賜其妻米百斛獨一人給其薪蘇郡閣下有虞翻舊牀罷任還乃致以歸後於西邸起古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夏禹廟盛有禱祀子良曰禹泣辜表仁非食旌約服玩果粽足以致誠使歲獻扇箏而已時有山陰人孔平詣子良訟嫂市米負錢不還子良歎曰昔高江通與寡嫂訟田義異於此乃賜米錢以償平建元二年穆妃薨去官仍爲丹陽尹開私倉振屬縣貧人先是太妃以七月薨子良以八月奉凶問及小祥疑南郡王應相待尙書左僕射王儉議以爲禮有倫序義無徒設如今遠則不待近必相須禮例旣乖卽心無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舛雜則遠還之子自應開立別門以終喪事靈筵祭奠隨在家之人再葺而毀庶子在家亦不待嫡而況儲妃正體王室中軍長奠之重天朝又行權制進退彌復非疑謂應不相待中軍纒縞之日聞喜致哀而已不受弔慰至聞喜變除昆弟亦宜相就寫情不對客從之武帝卽位封竟陵郡王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永明二年爲護軍將軍兼司徒四年進號車騎將軍子良少有清向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游集焉善立勝事夏月客至爲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貴辭翰皆發教撰錄是時上新視政水旱不時子良密啟請原除逋租又陳寬刑息役輕賦省徭并陳泉鑄歲遠類多翦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輸郭遂資本一千加子七百求請無地插草相驅尋完者爲用旣不兼兩回復遷買會非委積徒令小人每

嬰困苦且錢布相半爲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輪直進違舊科退容姦利五年正位司徒給班劍二十人侍中如故移居雞籠山西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爲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造經唄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武帝好射雉子良敢諫先是左衛殿中將軍邯鄲超上書諫射雉武帝爲止久之超竟被誅永明末上將復射雉子良復諫前後所陳上雖不盡納而深見寵愛又與文惠太子同好釋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篤數於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衆僧至賦食行水或躬親其事世頗以爲失宰相體勸人爲善未嘗厭倦以此終致盛名八年給三望車九年都下大水吳興偏劇子良開倉振救貧病不能立者於第北立廡收養給衣及藥十年領尚書令揚州刺史本官如故尋解尚書令加中書監文惠太子薨武帝檢行東宮見太子服御羽儀多過制度上大怒以子良與太子善不敢聞頗加嫌責武帝不豫詔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敢進沙門於殿戶前講經武帝爲感夢見優曇鉢花子良案佛經宣言使御府以銅爲花插御牀四角日夜在殿內太孫間日入參武帝暴漸內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物議疑立子良俄頃而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宮器甲皆入遣詔使子良輔政明帝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時務乃推明帝詔云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子良所志也太孫少養於子良妃袁氏甚著慈愛既懼前不得立自此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虎賁中郎將潘敞二百人仗屯太殿西

贈之下成服後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進位太傅增班劍爲三十人本官如故解侍中隆昌元年加殊禮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進督南徐州其年疾篤謂左右曰門外應有異遣人視見淮中魚無算皆浮出水上向城門尋薨年三十五帝常慮子良異志及薨甚悅詔給東園溫明祕器斂以衮冕之服東府施喪位大鴻臚持節監護太官朝夕送祭又詔追崇假黃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綬綬備九服錫命之禮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輜輶車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劍百人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事初豫章王疑葬金牛山文惠太子葬夾石子良臨送望祖礪山悲感歎曰北瞻吾叔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請葬茲地及薨遂葬焉所著內外文筆數十卷雖無文采多是勸戒子良既亡故人皆來奔赴陸惠曉於邸門逢袁彖問之曰近者云云定復何謂王融見殺而魏準破膽道路籍籍又云竟陵不承天年有之乎答曰齊氏微弱已數年矣爪牙桂石之臣都盡命之餘餘政風流名士耳若不立長君無以鎮安四海王融雖爲身計實安社稷恨其不能斷事以至於此道路之談自爲虛說耳蒼生方塗炭矣政當瀝耳聽之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爲子良立碑事不行

子昭胄嗣

昭胄字景胤涉書史有父風位太常以封境邊魏永元元年改封巴陵王先是王敬則事起南康侯子

恪在吳郡明帝慮有同異召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寶義及江陵公寶覽住中書省高武諸孫住西省敕人各兩左右自隨過此依軍法孩抱者乳母隨入其夜並將加害賴子恪至乃免自建武以來高武王侯居常震怖朝不保夕至是尤甚及陳顯達起事王侯復入宮昭胄懲往時之懼與弟承新侯昭穎逃奔江西變形爲道人崔慧景舉兵昭胄兄弟出投之慧景敗昭胄兄弟首出投臺軍主胡松各以王侯還第不自安謀爲身計子良故防閤桑偃爲梅蟲兒軍副結前巴西太守蕭寅謀立昭胄昭胄許事尅用寅爲尙書左僕射護軍以寅有部曲大事皆委之時胡松領軍在新亭寅遣人說之松許諾又張欣泰嘗爲雍州亦有部曲昭胄又遣房天寶以謀告之欣泰聞命響應蕭寅左右華承遠知其謀以告御刀朱光尙光尙挾左道以惑東昏因謂東昏曰昨見蔣王云巴陵王在外結黨欲反須官出行仍從萬春門入事不可量時東昏曰游走聞此說大懼不復出四十餘日偃等議募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昭胄以爲不可偃同黨王山沙慮事久無成以事告御刀徐僧重寅遣人殺山沙於路吏於麀騰中得其事迹昭胄兄弟與同黨皆伏誅梁受禪降封昭胄子同爲監利侯同弟真字文奐形不滿六尺神識耿介幼好學有文才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矜慎不傳自娛而已好著述嘗著西京雜記六十卷起家湘東王法曹參軍得一府歡心及亂王爲檄責讀至偃師南望無復儲胥露寒河陽北臨或有穹廬

龔帳迺曰聖製此句非爲過似如體目朝廷非關序賦王聞之大怒收付獄遂以鐵終又追戮賈尸乃著懷舊傳以謗之極言詆毀

廬陵王子卿字雲長武帝第三子也建元元年封臨汝郡公武帝卽位爲郢州刺史加都督子卿諸子中無德又與魚復侯子響同生故無寵徙都督荊州刺史始興王爲益州子卿解督子卿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度作瑋瑁乘具詔責之令速送都又作銀燈金薄裹箭脚亦便速壞去凡諸服章自今不敢專輒作者當得痛杖又曰汝比令讀學今年轉成長學旣未得赦如風過耳使吾失氣永明十年爲都督南豫州刺史之鎮道中戲部伍爲水軍上聞大怒殺其典籤遣宜都王鏗代之子卿還第至崩不與相見隆昌元年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置兵佐鄱陽王鏘見害以子卿代爲司徒所居屋梁柱際血出溜於地旬日而見殺

魚復侯子響字雲音武帝第四子也豫章王疑無子養子響後疑有子表留爲嫡武帝卽位爲南彭城臨淮二郡太守子響勇力絕人開弓四斛力數在圍池中帖騎馳走付樹下身無虧傷旣出繼車服異諸王每入朝輒忿拳打車壁武帝知之令車服與皇子同永明六年有司奏子響宜還本乃封巴東郡王七年爲都督荊州刺史直閣將軍董蠻粗有氣力子響要與同行響曰殿下癩如雷敢相隨邪子響笑曰君敢

出此語亦復奇癩上聞而不悅曰人名蠻復何容得蘊藉乃改名爲仲舒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
答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天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上稱善子響少好武帶仗左右六十
人皆有膽幹數在內齋殺牛置酒與之聚樂令私作錦袍絳襖欲餉蠻交易器仗長史劉寅等連名密啟
上敕精檢寅等懼欲祕之子響聞臺使不見敕乃召寅及司馬席恭穆諮議參軍江愈殷曇粲中兵參軍
周彥典戴周修之王賢宗魏景深等俱入於琴臺下併斬之上聞之怒遣衛尉胡諧之游擊將軍尹略中
書舍人茹法亮領羽林三千人檢捕羣小敕子響若來首自歸可全其性命諧之等至江律築城燕尾洲
子響白服登城頻遣信與相聞曰天下豈有兒反身不作賊直是籬疎今便單舸還闕何築城見捉邪尹
略獨答曰誰將汝反父人共語子響聞之唯灑泣又送牛數十頭酒二百石果饌三十輿略棄之江流子
響膽力之士王衝天不勝忿乃率黨度洲攻壘斬略而諧之法亮單艇奔逸上又遣丹陽尹蕭順之領兵
繼之子響卽日將白衣左右三十人乘舫艇中流下都初順之將發文惠太子素忌子響密遣不許還令
便爲之所子響及見順之欲自申明順之不許於射堂縊之有司奏絕子響屬籍賜爲峭氏子響密作啟
數紙藏妃王氏裙腰中具自申明云輕舫還闕不得此苦之深唯願矜憐無使竹帛齊有反父之子父有
害子之名及順之還上心甚怪恨百日於華林爲子響作齋上自行香對諸朝士頓感及見順之嗚咽移

時左右莫不掩涕他日出景陽山見一猿透擲悲鳴問後堂丞此猿何意答曰猿子前日墮崖致死其母求之不見故爾上因憶子響歔欷良久不自勝順之慙懼感病遂以憂卒於是豫章王嶷上表曰故庶人峭子響識懷靡樹見淪不逞肆憤一朝取陷凶德身膏草野未云塞罅但歸罪司戮迷而知返撫事惟往載傷心目伏願一下天矜使得旋筵餘麓豈伊窮骸被德實且天下歸仁上不許貶爲魚復侯

安陸王子敬字雲端武帝第五子也初封應城縣公先是子敬所生早亡帝命貴妃范氏母養之而子及婦服制禮無明文永明中尙書令王儉議孫爲慈孫婦爲慈婦姑爲慈姑宜制暮年服從之十年位散騎常侍撫軍將軍丹陽尹十一年加車騎將軍隆昌元年遷都督南兗州刺史延興元年加侍中明帝除諸蕃王遣中護軍王玄邈征九江王廣之襲殺子敬初子敬爲武帝所留心帝不豫有意立子敬爲太子代太孫子敬與太孫俱入參畢同出武帝目送子敬良久曰阿五鈍由此代換之意乃息

晉安王子懋字雲昌武帝第七子也諸子中最爲清恬有思想廉讓好學年七歲時母阮淑媛嘗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華供佛者衆僧以銅罌盛水漬其莖欲華不萎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諸佛令華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視罌中稍有根鬚當世稱其孝感永明五年爲南兗州刺史監五州軍事六年徙監湘州刺史八年撰春秋例苑三十卷奏之武帝敕付祕閣十一年爲都督雍州刺

史給鼓吹一部豫章王喪服未畢上以邊州須威望許得奏之啟求所好書武帝曰知汝常以書讀在心足爲深欣賜以杜預手所定左傳及古今善言隆昌元年爲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敕留西楚部曲助鎮襄陽單將白直俠轍自隨陳顯達時屯襄陽入別子懋謂之曰朝廷命身單身而反身是天王豈可過爾輕率今欲將二三千人自隨公意何如顯達曰殿下若不留部曲便是大違敕旨顯達因辭出便發去子懋計未立還鎮尋陽延興元年加侍中開鄱陽隨郡二王見殺欲起兵赴難與參軍周英防閤陸超之議傳檄荆郢入討君側事成則宗廟獲安不成猶爲義鬼防閤董僧慧攘袂曰此州雖小孝武亦嘗用之今以勤王之師橫長江指北闕以請鬱林之過誰能對之於是部分兵將入匡社稷母阮在都遣書欲密迎上阮報同產弟于瑤之爲計瑤之馳告明帝於是纂嚴遣中護軍王玄邈平西將軍王廣之南北討使軍主裴叔業與瑤之先襲羣陽聲云爲郢府司馬子懋知之遣三百人守盆城叔業泝流直上襲盆城子懋先已具船於稽亭渚聞叔業得盆城乃據州自衛子懋部曲多雍土人皆勇躍願奮叔業畏之遣于瑤之說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憂政當作散官不失富貴也子懋既不出兵攻叔業衆情稍沮中兵參軍于琳之瑤之兄也說子懋重賂叔業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業請取子懋叔業遣軍主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城僚佐皆奔散唯周英及外兵參軍王皎更移入城內子懋聞之歎曰不意吾府有義士二人

琳之從二百人仗自入齋子懋笑謂之曰不意涓陽翻成梟獍琳之以袖障面使人害之故人懼罪無敢至者唯英皎僧慧號哭盡哀爲喪殯董僧慧丹陽姑熟人出自寒微而慷慨有節義好讀書甚驍能果反手於背彎五斛弓當世莫有能者玄邈知其豫子懋之謀執之僧慧曰晉安舉義兵僕實豫議古人云非死之難得死之難僕得爲主人死不恨矣願至主人大斂畢退就湯鑊雖死猶生玄邈義而許之還具白明帝乃配東冶言及九江時事輒悲不自勝子懋子昭基九歲以方二寸絹爲書參其消息并遺錢五百以金假人崎嶇得至僧慧觀書對錢曰此郎君書也悲慟而卒陸超之吳人以清靜雅爲子懋所知子懋旣敗于琳之勸其逃亡荅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玄邈等以其義欲因將還都而超之亦端坐待命超之門生姓周者謂殺超之當得賞乃伺超之坐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玄邈嘉其節後爲殯斂周又助舉棺未出戶棺墜政壓其頭折卽死聞之者莫不以爲有天道焉

隨郡王子隆字雲興武帝第八子也性和美有文才娶尙書令王儉女爲妃武帝以子隆能屬文謂儉曰我家東阿也永明八年爲都督荊州刺史隆昌元年爲侍中撫軍將軍領兵置佐延興元年轉中軍大將軍侍中如故子隆年二十一而體過充壯常使徐嗣伯合蘆茹丸以服自銷損猶無益明帝輔政謀害諸

王武帝諸子中子隆最以才貌見憚故與鄱陽王鏘同夜先見殺文集行於世

建安王子真字雲仙武帝第九子也永明七年累遷鄆州刺史加都督隆昌元年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延興元年明帝遣裴叔業就典籤柯令孫殺之子真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爲奴贖死不從見害年十九

西陽王子明字雲光武帝第十子也永明元年封武昌王三年失國璽改封西陽十年爲會稽太守督五郡軍事子明風姿明淨士女觀者咸嗟歎之建武元年爲撫軍將軍領兵置佐二年誅蕭湛子明及弟子罕子貞同謀謀見害年十七

南海王子罕字雲華武帝第十一子也頗有學母樂容華有寵故武帝留心母嘗寢疾子罕晝夜祈禱于時以竹爲燈繼照夜此繼宿昔枝葉大茂母病亦愈咸以爲孝感所致主簿劉謨及侍讀賀子喬爲之賦頌當時以爲美談建武元年位護軍將軍二年見殺年十七

巴陵王子倫字雲宗武帝第十三子也永明十年爲北中郎將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鬱林卽位以南彭城祿力優厚奪子倫與中書舍人綦母珍之更以南蘭陵代之延興元年明帝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子倫子倫時鎮琅邪城有守兵子倫英果明帝恐不卽罪以問典籤華伯茂伯茂曰公若遣兵取之恐不卽

可辨若委伯茂一小吏力耳既而伯茂手自執鳩逼之左右莫敢動者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昔高皇帝殘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舉酒謂亮曰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命當由事不獲已此酒差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先是高帝武帝爲諸王置典籤帥一方一事悉以委之每至覲接輒留心顧問刺史行事之美惡係於典籤之口莫不折節推奉恆慮弗及於是威行州部權重蕃君武陵王曇爲江州性烈直不可忤典籤趙渥之曰今出郡易刺史及見武帝相誣曇遂免還南海王子罕戍琅邪欲暫游東堂典籤姜秀不許而止還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秀後輒取子罕屐繳飲器等供其兒昏武帝知之鞭二百繫尙方然而擅命不改邵陵王子貞嘗求熊白廚人荅典籤不在不敢與西陽王子明欲送書參侍讀鮑僕病典籤吳修之不許曰應詔行事乃止言行舉動不得自專徵衣求食必須諮訪永明中巴東王子鸞殺行事劉寅等武帝聞之謂羣臣曰子鸞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唯巴東武帝問其故答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漿皆諮籤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竟陵王子良嘗問衆曰士大夫何意詣籤帥參軍范雲答曰詣長史以下皆無益詣籤帥使便有倍本之價不詣謂何子良有愧色及明帝誅異己者諸王見害悉典籤所殺竟無一人相抗孔珪聞之流涕曰齊之衡陽江夏最有意而復害之

若不立靈帥故當不至於此

邵陵王子貞字雲松武帝第十四子也建武二年見誅年十五

臨賀王子岳字雲嶠武帝第十六子也明帝誅武帝諸子唯子岳及弟六人在後時呼爲七王朔望入朝上還後宮輒歎息曰我及司徒諸兒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長大永泰元年上疾甚絕而復蘇於是誅子岳等延興建武中凡三誅諸王每一行事明帝輒先燒香嗚咽涕泣衆以此輒知其夜當殺戮也子岳死時年十四

西陽王子文字雲儒武帝第十七子也永明七年封蜀郡王建武中改封西陽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衡陽王子峻字雲嵩武帝第十八子也永明七年封廣漢郡王建武中改封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南康王子琳字雲璋武帝第十九子也母荀昭華盛寵後宮才人位登采女者依例舊賜玉鳳凰荀時始爲采女得玉鳳凰投地曰我不能例受此武帝乃拜爲昭華子琳以母寵故最見愛太尉王儉因請昏武帝悅而許之羣臣奉寶物名好盡直數百金武帝爲之報答亦如此及應封而好郡已盡乃以宣城封之既而以宣城屬揚州不欲爲王國改封南康公褚綦爲巴東公以南康爲王國封子琳永泰元年見殺年

湘東王子建字雲立武帝第二十一子也母謝無寵武帝度爲尼明帝卽位使還母子建承泰元年見殺年十三

南郡王子夏字雲廣武帝第二十三子也上春秋高子夏最幼寵愛過諸子初武帝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龍無數乃飛上天及明帝初其夢方驗承泰元年子夏誅年七歲

文惠太子四男安皇后生廢帝鬱林王昭業宮人許氏生廢帝海陵恭王昭文陳氏生巴林王昭秀褚氏生桂陽王昭粲

巴陵王昭秀字懷尙太子第三子也鬱林卽位封臨海郡王隆昌元年爲都督荊州刺史延興元年徵爲車騎將軍明帝建武二年改封巴陵王承泰元年見殺年十六

桂陽王昭粲太子第四子也鬱林立封永嘉郡王延興元年出爲荊州刺史加都督建武三年改封桂陽王四年爲太常承泰元年見殺年八歲

明帝十一男敬皇后生廢帝東昏侯寶卷江夏王寶立鄱陽王寶寅和帝殷貴妃生巴陵隱王寶義晉熙王寶嵩袁貴妃生廬陵王寶源管淑妃生邵陵王寶修許淑媛生桂陽王寶貞餘皆早夭

巴陵隱王寶義字智勇明帝長子也本名明基建武元年封晉安郡王寶義少有廢疾不堪出人間止加

除授爲都督揚州刺史仍以始安王遙光代之轉爲右將軍領兵置佐鎮石頭二年爲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東昏卽位進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扶承泰元年爲都督揚州刺史三年進位司徒和帝西臺建以爲侍中司空梁武年建鄴宣德太后令以寶義爲太尉領司徒詔云不言之化形於自遠時人皆云此寶錄也梁受禪封謝沐公尋封巴陵郡王奉齊後天監中薨

江夏王寶玄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建武元年封江夏郡王東昏卽位爲都督南徐兗二州刺史寶玄娶尙書令徐孝嗣女爲妃孝嗣被誅離絕東昏送少姬二人與之寶玄恨望有異計明年崔慧景舉兵還至廣陵遣使奉寶玄爲主寶玄斬其使因是發將吏防城慧景將度江寶玄密與相應開門納慧景乘八擱輿手執絳磨幡隨慧景至都百姓多往投集慧景敗收得朝野投寶玄及慧景軍名東昏令燒之曰江夏尙爾豈復可罪餘人寶玄逃奔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鄣裹之令羣小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遣人謂曰汝近圍我亦如此少日乃殺之

廬陵王寶源字智泉明帝第五子也建武元年封和帝卽位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興二年薨

鄱陽王寶寅字智亮明帝第六子也建武初封建安郡王東昏卽位爲都督鄱州刺史永元三年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石頭其秋雍州刺史張欣泰等謀起事於新亭殺臺內諸主帥難作之日并前南

譙太守王靈秀奔往石頭帥城內將吏去車脚載寶寅向臺城百姓數十人皆空手隨後至杜姥宅日已欲曙城門閉城上人射之衆棄寶寅走寶寅逃亡三日戎服詣草市尉尉馳以啟帝帝迎入宮問之寶寅涕泣稱制不自由帝笑乃復爵位宣德太后臨朝改封寶寅鄱陽王中興二年謀反奔魏

邵陵王寶修字智宣明帝第九子也建武元年封南平郡王二年改封中興二年謀反宣德太后令賜死

晉熙王寶嵩字智靖明帝第十子也中興元年和帝以爲中書令二年誅

桂陽王寶貞明帝第十一子也中興二年誅

論曰守器之重邦家所馮觀文惠之在東儲固已有虧令德向令負荷斯集猶當及於禍敗況先期夙隕愆失已彰而武帝不以擇賢傳之昏孽推此而論有冥數矣子良物望所集先在儒雅當斷不斷以及於災非止自致喪亡乃至宗祀覆滅哀哉夫帝王子弟生長尊貴情僞之事不經耳目雖卓爾天悟自得懷抱孤寡爲識所陋猶多齊氏諸王並幼踐方岳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蓄左右用爲主帥州國府第先令後行飲食游居動應闕啟端拱守祿遵承法度張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執其權典籤掣其肘處地雖重行止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倉卒一朝事難總集望其擇位扶危不可得矣路溫舒云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斯宋氏之餘風及在齊而彌弊寶玄親兼一體欣受家殃曾不知執柯所指跼躄相從而敗以此

而圖萬事未知其髣髴也

南史卷四十四考證

文惠皇太子長懋傳後明帝立果大相誅害○果監本誤東今改从閣本

竟陵文宣王子良傳賜其妻米百斛○斛監本訛解今改正

廬陵王子卿傳又作銀燈金薄裹箭脚亦便速壞去○燈閣本作鐙

魚復侯子響傳子響膽力之士王衝天○衝監本作衝今从閣本

臨賀王子岳傳字雲嶠○嶠監本誤喬本卷文惠皇太子長懋字雲喬此誤複之今从閣本改正

史臣論守器之重邦家所馮○馮監本訛爲今从南本

南史卷四十四考證